

醫學會

啟思編委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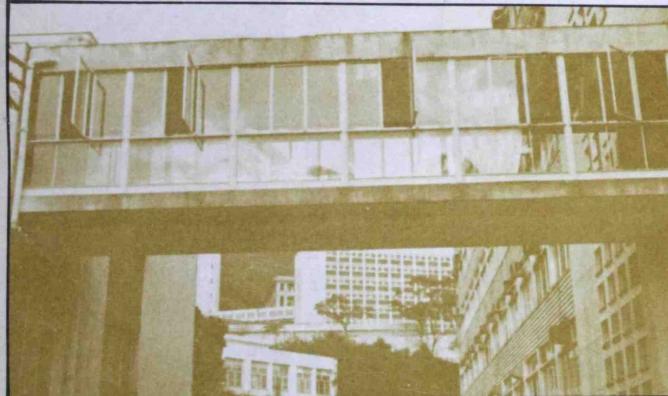
編者的話

在本期專題中，我們對幹事會、健委、杏雨委員會與及外務小組作出過去一年的評論，嘗試提出它們不足之處與面對的難題，希望對下一屆的同學有前瞻性的幫助，亦可加深同學對這些委員會的認識。

在處理上期與本期的專題時，編委會都是從醫學會的整體性出發，盡力做到意見中肯、語調誠懇，而不是揭人隱私的謾罵。

或者同學會問：為甚麼啟思編委會又不為自己總結以往一年來的得失呢？我們覺得啟思是全體醫學生的報紙，而您們是最清楚啟思一年來的成果，我們誠意邀請您為啟思作出過去一年的評價，俾使我們更能走入同學當中。

幹事會



同學們對活動的回應

由於地理環境特殊，學生會未能在醫學院裏擔當其帶導的角色，所以，在醫學院裏，幹事會擔任着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每年的幹事會都籌備一連串的活動，希望透過同學的參與，以達到目標。基於幹事會的服務對象是廣大的醫學會同學，所以同學們對活動的反應，是很重要的，筆者曾訪問過一些醫學會同學（包括了二、三年級和其他高班同學），以下是他們對醫學會過去一年活動的意見，以個人的形式表達。

（甲）一些低年班同學的意見

王賜豪：缺乏歸屬感是同學參與活動的一大障礙；基於醫學院課程之繁重，過量的活動有使人吃不消的感覺，而且活動比重過份偏於認識性而缺乏一些康樂活動（如風帆訓練班、旅行），頗有脫離羣衆之感覺。

陳念德：雖然去屆醫學會活動膨脹，卻未能達到「多樣化」，致使同學反應未如理想，在人手不足的情況下，「攬手」要負擔如此沉重的負荷，難免做到「殘」，變成搞活動而搞活動，要靠

人事關係拉攏同學參加，失去原來的意義，此乃醫學生節和健展後期給人的感覺。對於一些活動，籌劃的同學未能充份估計同學反應，諮詢同學的意見，頗令人有「閉門造車」的感覺。

劉天驥：同學對活動的反應是決定於活動的形式和表達手法，與及「搞手」們對活動的態度，有許多活動，其實本身並非不能吸引同學，只是宣傳不充足，往往只靠一些簡短的大字報作為宣傳，缺乏細心的營造氣氛，使同學覺得「兒戲」的感覺。

吳炳榮：現今個人主義風氣盛行，缺乏討論氣氛，同學之間只由一些文康體活動聯繫着，導致人與人的交往趨於表面化，以致對其他活動產生冷感。

（乙）一些高年級同學的意見

高興基、孫偉浩、李淵堯：時間與宣傳的不足，導致同學對醫學會活動反應之普遍低落，同學上課時間冗長，時常要離開教室到其他醫院上課，對於醫學會的活動，因為訊息傳遞有困難，而大字報又未能為同學提供有效的宣傳，做成與醫學會脫節。此外，對於一些傳統的活動，同學未能掌握活動的意義（如醫學生節的目的在於加強高低年級同學的友誼），認為只為低年級同學而設，高年級同學只是陪襯而已，以致不願參

「關心社會 培養敏銳觸覺
凝聚力量 促進整體意識
並肩服務社群」

這句口號可以概括去年幹事會除了文娛、康樂、福利、體育等基本活動外，在內務和外務工作上所希望達到的目的。兩者有其獨立性，卻也有相輔相承的一面，例如在透過一些展覽，除了使同學們在籌備工作中互相認識和合作之外，它的成果亦有服務社群的任務。

今年的外務工作可說是多姿多采的，除了透過由新成立的外務委員會帶出九七問題、香港人心態……等一連串的討論外，在其它多方面也有新的突破。有走出醫學院，和其他院系或醫療服務的學生組織合作，籌辦了勞工問題和醫療一家展覽。在社區問題方面，有與聯合醫院合作的社康護理研究計劃。亦有飛越我們的學習範圍，向同學介紹有關傳統中國醫學的講座。而血書行動更將醫學院內的氣氛推至一個新高峯。

以上的活動中，可以見到外務工作在去年內的迅速膨脹，而乃因去年幹事會認為外務工作有發展的潛力；而作為社會的一份子，亦有義務去認識社會周遭的事物。

至於內務工作方面，去年的工作可分為課程檢討和校政參與兩項。

課程檢討主要透過醫學教育課程檢討委員會「MERC」向同學收集有關五年醫學課程中各項意見，草擬報告書，向校方反映同學們的意見。同時舉辦一連串之講座，向同學推廣關於畢業後訓練、普通科訓練、和醫療探討……等問題之討論。

而校政參與方面，除了不斷向校方反映意見之外，又成立加位小組，研究政府要求院方於八四年將收生人數增加百分之五十所會帶來的種種問題，諸如教學設施，教學醫院……等的問題，向校方諮詢以了解情況，亦提出同學們在這方面的想法和意見。

上面只提出內、外工作上的重點，詳細的活動內容當然不可以在短短數百字中交待。而同學在各方面的參與，總括來說也令幹事會感到滿意。雖然基於客觀環境（如考試壓力、課程繁重……等因素），參與的同學並非很熱烈，但較之上一屆醫學會時，同學們對各種活動的關心程度，氣氛是增加了不少的。



加。

以上的意見反映出同學們對醫學會的歸屬感日走下坡，這與同學參與醫學會的活動有直接的關係。一般低年級同學認為活動形式未能達到多元化，缺乏一些康樂活動，有同學提議幹事會能搞一些單車旅行、遊船河、遠足等活動，在宣傳方面，單靠陳蕉琴樓走廊的大字報宣傳是不足夠的，而且也並未照顧到高

年級同學的需要；在推廣宣傳方面，幹事會未能充份與班會緊密合作，加強宣傳，譬如說，利用上課前的十分鐘作宣傳，效果會比大字報來得更好。其次對於三、四、五年級的同學，幹事會亦不應忽視，張貼些宣傳海報於各教學醫院，上課前通過班會的活動宣傳，至少他們覺得自己不是被忽視的一羣，仍然是醫學會的一份子。



變型期中的三年級同學

三年級可算是一個轉接期，從二年級的極度活躍於醫學會活動而到極為寂靜的三年級，是不是必然的現象呢？這期間他們又有什麼轉變呢？

新的課程源於五年前，在受着同等的功課壓力下，以前的三年級同學（如八二、八三班），他們都表現出對醫學會的積極關心（這包括了實際參與幹事會工作與其他活動的參與），在校園內燃起討論的氣氛，加強整體意識；相反地，近年的三年級同學在校園參予的表現上比前人遜色就以幹事會年青化為例，八〇年度幹事的五個較為重要職位中，有三個是由三年級同學出任的，但八一和八二年度則只有一名三年級同學出任其中的幹事會重要職位。是否因為三年級同學將責任下卸給二年級同學，令他們做到「殘」，覺得三年級需要休息，如是者惡性循環？是否因為個人主義風氣瀰漫？但同學在面對香港前途、東區醫院等切身的社會問題，又能否激發他們對社會的責任？也許他們需要更充足的醫學知識去醫治病患，但怎樣才是一個好醫生？

幹事會年青化

按語：每年十二月是醫學會的重要時刻——轉庄是也。從往年和今年的候選內閣來看，百分之九十的成員是二年級或以下的同學，與八〇年度或以前的幹事會對比之下，顯示出幹事會正走向年青化的道路，這個現象，頗引起筆者興趣。

背景分析

自從金禧事件以後，學運漸漸地進入低潮，同學們對社會問題的興趣相應地減低，對團體的歸屬感也隨之而下降；隨着火紅年代的過去，同學的方向性也漸漸地模糊，代之而起的是個人主義的興旺，這種價值觀的改變，間接影響同學對團體的歸屬感。

再者，同學們在填鴨式教育下，經過多年作戰，受盡考試的壓迫，很少自發性地參與學生活動，這個現象在醫學院較為明顯。新的醫科課程加重了同學們的負擔，緊迫的課程令人喘不過氣來，考試的壓力也比以前加重了，除了每

一年一次的考試外，還有學期測驗、assessment 等，使同學不得不以學業為重，減低在醫學會的參與部份。

近年來，醫學會活動不斷膨脹，其中外務發展迅速，到達飽和的地方，加重了幹事會的工作量，需要更多人手以平衡工作量，但人手增長又未合乎比例，造成過份消耗參與策劃同學的精力，以致疲累不堪，對於繁重的幹事會工作，再也提不起勁去參予，做成人手短缺。與此同時，高年級同學因功課壓力太大，沒有時間參加幹事會工作。在這幹事會真空狀態下，責任惟有向下遷移，由一羣較為低班的、功課壓力比較輕的同學去承擔。

影響

誠然，低年級同學（意指一、二年級）功課壓力較輕，時間較為充裕，做事有魄力和幹勁，可以鼓勵低年級同學多參與活動，為醫學會的校園氣氛生色不少。

但這對於這些剛踏進醫院不久的低年級同學又是否公平？由於高年級同學參與的活動少，未能將經驗交給低年級同學，以致事情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加重了低年級同學的負擔。

此外，由於高年級同學參與的活動少，以致高低年級同學的溝通減少，形成隔膜，這樣地惡性循環，對於醫學會的團結是不利的。

從醫學會的整體來看，她的存在，需要她的成員的支持和她對成員所發揮的作用。不同的成員對醫學會有不同程度的歸屬感和投入感，從而對責任有不同的理解和反應。支出和收入是需要平衡的，設若責任感繼續向下遷移，越來越多同學因為其他事務而對醫學會產生冷感，而忘記了自己在醫學會裏所扮演的角色的話，那麼醫學會的前途令人感到憂慮。

結語

醫學會對同學的影響，與學生會在大學裏所扮演的角色實不相伯仲。而每年幹事會同學亦付出不少努力為同學服務，對同學影響至大。在面對幹事會年輕化的現象和它背後隱藏着的問題，同學們對此有何意見？筆者誠意地希望各位同學思索。



無須解釋，如果要有效率地把地作做完、做事的人之間必需有緊密之合作，而在醫學院的特殊環境下（註一）籌備和搞活動的人員更需注重效率的問題，干事會作為醫學院活動的中流砥柱，以下便是幹事會與其他常設委員會和幹事們之間的合作問題，提出筆者和被訪問者（註二）之意見。

幹事會內部之合作（按：此部分主要為筆者個人意見，其中之尖銳看法，只代表個人意見，並非針對任何人，祇希望為今屆幹事會前瞻性的回顧，避免有相同的困難發生）——去屆幹事會中，大概可說是包括兩羣人的，一羣是埋首於籌備和推行幹事會的工作和醫學院的活動，主要以兩位副主席為首；而另一班幹事卻主要負責職責範圍內的工作，而未能對百事纏身的其他幹事作出適當的支持和幫助，相對來說，他們未有積極投入工作，這裏是指幹事的基本職責以外，但屬於幹事會會務工作。（註三）作為幹事會中的一份子，雖然說在職權上有所分工，但並不是說只要做妥份內事後便對其他幹事所處的環境有所疏忽。基於幹事會的整體性和當初投身出來為同學服務的熱誠，幹事們之間應該和衷共濟，一齊搞好大家的工作。幹事之間的缺乏合作，可能由於大家未能互相了解、溝通，以致各做各的；高年級的未能對低年級的作出適當的照顧，而比較空閒的又沒有向較忙碌的作出積極的幫助；而大家在工作之餘，可能亦沒有互相了解情況和困難，做成隔膜。這些問題相信可由伍志然辭職事件和在今次全民大會中，竟有幹事提出動議向幹事會在大字報風潮中的做事方法表示遺憾……等事中獲得印證。

幹事會與各常設委員會之間的合作，存在着基本上的困難，因各常設委員會都已有頗為完善的結構，同時由於大家的工作各有不同（註四），所以彼此都扮演着獨特的角色。雖然如此，各常設委員會的活動方向仍可以有某程度的互相呼應，而幹事會更可以作協調的角色，和在活動的舉辦時間上作出安排，避免有一些活動在時間上發生衝突，做成人手分配困難和事倍功半的效果（註五）。

最後，我們僅提供一項意見以供評

議會作為參考，即將幹事會改選之時間提早至（一、二年級）開學時。因為在暑假期間的各項大型活動如迎新、健展……等都有自己的籌委會，幹事會在搞活動的角色稍為減輕，可以有足夠時間去組織同學參與組閣競選，而新聞之同學們也有足夠機會去充份互相了解，認識，為大家共同服務同學的目標更深入之理解，以增強彼此間的合作性。這提議並不是要將一年級的新同儕拒於幹事會門外，只是讓他們有一段足夠時間去適應醫學院的生活，同時可透過參與其他常設委員會的工作，從中對自己的興趣和醫學院內各委員會之運作得到更透徹之了解，及增加既有之經驗；令自己服務同學的理想更為確立，對未來的工作有更充份之掌握，更有效率地執行所負責的工作。另外，由於現時的趨勢，醫學院內最積極去籌辦和推行活動的，已轉移至二年級的同學身上，但在第一學期中，大家都給「轉庄」的氣氛所籠罩着，未能全心全意地放手去搞活動，白白浪費了二年級最空閒、最寶貴的一個學期，豈不可惜？未知各位同學對此有否同感？

註一：由於醫科課程緊密、功課繁重和考試之頻密，使醫學會的活動需求主要集中於開學至第二學期中期和暑假期間的一段時間內。

註二：被訪者包括過去曾積極參與籌辦醫學院活動的人士，但由於人數太少，未必能反映各方面意見。

註三：幹事會解釋這是因每個職位所負擔的工作已非常繁重，已沒有太多的空閒時間；同時，這需要看幹事本身的興趣而定。

註四：例如啟思主要是出版報紙；健委會則偏重於健康教育之工作；而幹事會除了基本之文康福體工作外，主要是帶領同學參予一些認識性和與校政有關之活動。

註五：「醫療一家」與健委會之中學生計劃於時間上有所衝突。

後記：筆者再次強調，本文之目的並非針對去屆幹事。事實上，去屆幹事會工作的成績是有目共睹的。這裏只是就他們在工作上所遇之困難提出意見，作為今屆幹事會之參考。

外務工作委員會

大致來說，醫學會的工作可分為內務與外務兩大類，內務多是一些文康體福的活動、聯絡各當選委員會等，而外務的工作最主要的是把同學帶出校園，走到社會去認識我們週圍的世界。以前的外務工作由外務副主席負責，所以工作量很大，亦很難全面發動同學去關心週遭的事物。有見及此，外務工作委員會便在今年成立，專責發動與推廣認識性的活動，使內務與外務的工作更能平均地發展。

一些回顧

今年的外務工作與以往醫學會活動有什麼關係呢？六十年代及以前的年代中，醫學會的活動是以文康聯誼為主，如醫學生之夜、醫學會週年舞會、週年大旅行等，認識性活動是非常少的，這是由於內在與外在因素。內在因素是當時能夠上大學唸書的，都是較富裕的家庭子弟，而當時香港政府仍本着殖民地政策，加上國際泛起了恐共症，給予人們對中國和一些政治問題起了莫名的恐懼。隨着六七年暴動，六八年中文運動開始，六九年校政改革，而中國亦漸漸摒除自封的外交，大專界亦醞釀一股認識祖國的熱誠，七二年保釣風起雲湧與中文成為決定語文成功，再加上中、下層家庭的子弟入大學漸漸增加，學生背景的多元化便提供了活動性質多樣化的原動力，在醫學會中，認識性的活動也慢慢地發展起來。隨着七三年尼克遜訪華，七四年中國進入聯合國，拉近了中國在同學心目中的形象，所以認中活動也相應地更為着重，比對之下，關心社會方面便沒有受到這樣注視。七六年以後，中國急劇變化，以前的憧憬與理想一個個地幻滅，同學未能預知將來的發展，所以，活動的主流從認中的層次轉為關社的方向上，而關社的形式也比以前改了，從以前認識的層次，轉為親身參與與抗衡的漩渦中（如金禧、艇戶等事件），八〇年以後，情況又有所轉變，社會上出現了不少的壓力團體，他們很多時擁有專業知識，並有實際工作的經驗，所以大學生在社會抗衡的漩渦中所起的帶導地位便被取代，而且香港的前途的問題亦漸受注意，大專界對此亦開始加深認識。承接着歷史的發展，今年外務工作委員會的工作主題是「香港往何處去？」，基本上所做的工作是了解香港現狀，從而加深對香港前途問題的認識。究竟在這主題之下，委員會舉辦過一些什麼活動呢？

八一 / 八二年

第一學期：

一、介紹香港社會進展展覽，如香港的政治架構、經濟狀況等

二、「香港往何處去」的研討會，講者有李怡、鍾世傑、黃宏發

第二學期：

一、學習小組，學習香港社會組織、香港人心態、傳統中國人性格的影響

二、社會親身體驗，最主要是觀察時下香港青少年心態，去過的地方包括電子遊戲機中心、球場、保齡球場、熱鬧的街道及康樂中心

三、一些小型的講座，如香港人心態的轉變（呂大樂主講），和一些對內的座談（如學運回顧、區議會的評價等）

復活節期間

一、舉辦了一個兩日一夜的深圳學習團

第三學期：

一、神州掠影，有電影放映、音樂講座、中國文藝講座等

八二 / 八三年度

第一學期：

一、播映血淚鐵證，一段日本侵華史實

二、舉辦「大學生社會責任」的講座，講者楊森。

三、舉辦「從醫療工作者看九七問題」座談會

一些考慮的問題

一、活動形式——縱觀全年所舉辦的活動，可謂百花齊放，而活動的形式是非常之多，如研討會、展覽、學習小組、社訪、電影放映、學習團等，多元化的活動可以適合不同的同學，同學根據自己的興趣、時間去選擇自己喜愛的形式，這樣可把認識性的活動推廣得更澈底、深入同學，一元化的活動形式已經不合時宜，此點非常值得其它搞活動的同學借鏡。

二、時間的死結——雖然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但搞活動的日子是非常之少的，暑假的時候，很多低班的同學都外出旅遊，而暑假期間，電影籌款禮、健展、迎新等大型活動都拉去了不少人手，形成了不單純沒有人參與的現象，就算搞活動的同學也不足，這是由於開學不久，血書事件餘波與轉莊的氣氛。新莊於討論來年的方向、做法、行政架構，第一個學期的寶貴時間便白白流走，而真正能把活動推廣的可以說是第二個學期，但紙有短短的兩個月時間而已，到了第三個學期，醫學院已經草木皆兵，學期初還可以，到了中段，什麼活動都要「下馬」，無他，年終考試近矣，於是此種現象再次循環，這真是一個

死結。對於推廣需要長時間去認識的問題，由於時間不許可，而一莊與下一莊亦可能出現不連接的現象，工作便變得非常難延續下去。所以外務工作委員會在第一與第三學期所搞的活動，籌備的時間比較少，而同學參與也不用花這麼多時間，在第二個學期，才有一些要求高的活動，如學習小組、社訪等。

三、主題與方向——今年工作的主題可以說是非常鮮明，其實就是探討香港前途或九七問題，在學運後期至今，大專界的活動都沒有甚麼主線，所以所搞的活動呈現出不協調、雜亂無章、沒有主線，好像趁熱鬧似的。表現出來是非常散漫，這可以說是經過一個極度理想主義化運動之後，同學反而能理智地去尋找新的認同價值。無論如何，今年能有這樣鮮明的主題總是好的，可以更能凝聚同學，發揮出合羣的力量，而且這問題亦是符切身利益的，必能引起同學的興趣，這點可以從出席「香港往何處去？」研討會的同學數目得知，那天陳蕉琴樓學生休息室擠得水洩不通，很早時位子已滿座，而且不單止同學表現關心、興趣，不少講師、實驗室助理亦有出席聆聽，當然與主講者的名氣亦有關連，但總的來說，九七問題總是同學所關心的。但今年工作的手法就頗值得商榷，如第二學期時，是以香港問題為重心，而尤以年青人的心態為主；第三學期時，以中國問題為中心，帶出中國近年的政治路線等；到今個學期才真正正帶出九七問題，如中港關係、不同方案的利弊等。在第二與第三學期時，參與的同學往往覺得要探討、學習的事物與九七問題沒有很大的關連，也可能對學習小組不滿意，所以失了興趣，流失率頗高，而搞活動就好像脫離羣衆，在今學期時，亦未能把握戴卓爾夫人訪華的熱潮，去推動更多同學參加討論九七問題，這些都使到今年的主題無法表現出來。

四、深入同學？——能否深入同學



這問題已經有深厚的歷史，對於文康體福等活動，參與的同學已經不多，而對於認識性活動，有興趣的同學更少，推廣便成為一項非常艱巨的工作。每一項活動都有不同的參與人數，大致來說，以研討會最多人，最高一次有百多人，而學習小組本來有不少同學參加，但同學出席率很低，造成討論氣氛不足，而其他的活動，如電影放映、社訪，參與的同學也不多，若單從參與同學的數目來看，祇有「香港往何處去」那個研討會可以說做到深入同學，而其它的活動又怎樣呢？宣傳不足嗎？在宣傳方面，我相信已很足夠，就算宣傳方面再做工夫，也不能得到更好的成績，而且學生活動不比商業事務，同學亦應積極參與，做成同學未能顯耀參加認識性的活動多是在中學時期缺乏接觸，在大學時期，功課加重，更加不想參與，所以惡性循環，越來越不想參加，其次，過份個人主義的盛行亦是因素之一，同學覺得自己對問題的關心與探討，靈活性更大，但他們忽視了羣體參與時那份衝擊性，使參與的個體把問題看得更透徹。

五、帶動的問題——做成學習小組出席率低的原因很多，相信與組長未能帶動討論有很大關係，而且參與的同學預備不足，沒有甚麼可討論，造成組長工作吃力、組員覺得沉悶。有一點我們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學習小組的價值，比對起那些快餐式的活動，如座談會、電影放映等，它的功用更為深遠，快餐式的活動是令到同學接觸到問題而開始作初步認識，但學習小組不單止對問題作一個全面、深入的探討，最重要的是可以訓練同學能獨立思考，有自己一套見

解、分析方法，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邀請大學本部對某些問題有研究的同學或講師來醫學院帶動討論的建議，是非常值得考慮，但有一點我們需緊記，這樣做法祇是暫時性，學生活動的方向是由同學自己決定的，而不是由人牽着鼻子走，這與上課、聽講師的筆記又有什麼大分別，獨立思考的能力又怎樣培養到呢？

在社訪前，有一個現職社會工作者給參與的同學講解一些社訪的技巧，如觀察什麼、如何觀察等，這些對同學幫助很大，而這些專業的技巧亦需要專業人士所傳授。

「關心社會、培養敏銳觸覺」是今年外務工作的方針，而明年（下一年），時事秘書的成立更意味這方針的延續，廣泛推行認識性活動是必然的，但環顧今年醫學會的活動，比起舊年是較為多的，活動的膨脹並不是意味參與的同學增多，反之各活動都呈現人手極度短缺的現象，使原本非常好的主題未能帶出來，令人覺得很可惜。明年所搞的活動應該深思熟慮過才推出來，而各常設委員會亦應緊密地合作，有效地推廣活動，而不是各自為政，自己搞自己那套，而全不顧醫學會整體性，到時希望更多同學參加認識性活動，把醫學會寂靜的氣氛打破，就讓我們期待那一天的來臨吧！

杏雨委員會

杏雨委員會是醫學會轄下的一個常設委員會。根據醫學會憲章闡釋，它的工作是負責出版、編輯及印製醫學院的年刊——杏雨，將一年來重要的事情作一個摘要式的總結。

無可否認，從這個角度去看，杏雨委員會便只是一個負責出版刊物的組織，但嘗試從另一角度去看，作為一個常設委員會，它的工作止於此嗎？它有責任去透過文字反影醫學生的生活嗎？甚者，它有義務積極地與其它委員會合作，帶動院內的活動嗎？

回顧去年的杏雨，在內容方面大致上都與以往的相同，除了形式及編印的手法外，並無大突破，事實上，有兩個原因導致杏雨在內容上不能有太大的變化。第一，與早期的杏雨比較，由於啓思的出現，分擔了杏雨一部份的工作，使到一些較為突出的事件都率先被啓思或其它的特刊所報導，而杏雨始終只是一本年刊。另一方面，杏雨內文章絕大部分都是約稿，自然一些例行的活動如陸運會，迎新等便成了例行的文章了。

近年來，另一個一直存在於杏雨的問題就是組織編輯委員會甚至是杏雨委員會時，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困難，而且在真正展開工作時，編委似乎都未能發揮最大效能，而導致出版的工作落於少數如主編等二、三數人身上。假若，杏雨委員會只是一個擔任出版的組織，在這種情形下，還能勉強應付，但若作為一個多方面的常設委員會，二、三數

人的力量似乎卻不能擔當起所有的職務，而有賴整個委員會的合作及有效運行了。

究竟導致這種情形的原因何在？事實上，一個普遍出現的問題就是大部份參予杏雨工作的成員，在一年後都不會繼續留在杏雨工作。於是選舉新總編時，困難自然出現，從過往數屆的轉換情形，便可察見，參與杏雨工作的人手問題一直存在。

亦基於這個因素，整個杏雨委員會的延續性亦受到影響，變成每一年的杏雨由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羣人負責，每屆之間便難免出現鴻溝了。再者，由於總編需於學年初便呈上全年工作計劃與評議會，於是總編個對杏雨這本刊物的理解便容易成為唯一的全年工作方針了。

反觀，醫學會的另一份刊物——啓思，卻似乎沒有這方面的問題。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同學參予杏雨工作時，已把杏雨看成一本年刊，一本工作一年便完工的刊物。當然，啓思與杏雨未必可以相提並論，刊物性質上的有異才是問題的根源所在亦未可否定。

總括來說，去年的杏雨基本上都能做到為一本年刊的作用。但從一個常設委員會的角度去看，卻似乎只比較重視杏雨出版的成果，而對杏雨一年內所做的事較為冷淡，但無論如何，今年的杏雨無論在內容上及整體操作運行上，都較以往積極，姑勿論成果如何，這似乎都是一個好的嘗試，新的突破！

歐美旅遊自助餐

三五知己、結伴同遊、自由自在、樂在途中

「旅遊自助餐」是一個全新概念，使旅行者熟識一切需要安排的事項，而按照自己的興趣及經濟能力自編行程，自選旅遊項目。時間可以靈活調整而價錢則豐儉由人。

 學聯 旅遊部
Hong Kong Student Travel Bureau



SEE EUROPE BY TRAIN WITH MAIL PASS

July 1982

Top Deck Travel

Euro Pass

ISIS

ELIXIR '81

ELIXIR 80

ELIXIR 1978

ELIXIR by the student for the student 1977

• 香港德輔道中130-132號大生銀行大廈九樓(國際大廈對面) 電話: 5-414841

• 九龍星光行1020室 電話: 3-694847, 3-7213269

健 康 委 員 會



健委會的工作方向，年年不同，健委八二所着重的是健康教育，向普羅大眾推廣醫療知識。而就着這方針而做的有：

- (一) 中學生計劃——共去了五間中學，內容是有關吸煙與健康，及捐血與捐腎。
- (二) 在元朗展覽健展八一的版面
- (三) 在官塘，筲箕灣及黃大仙等地替市民進行的健康檢查。
- (四) 簽辦健展八二

以上的活動反應如何，以及是否能夠達到健康教育的目的，我們且不談，但在計劃及簽辦活動的過程中，發現了值得注意的幾點。

醫學會內部默契

在中學生計劃舉辦的同期中、醫學會內亦有一個類似的活動——醫療一家。兩者的內容雖然不同，但對象卻是一樣，表達手法也相似。單看醫學會籌辦活動的人手不足，便知同時道分別舉辦此兩項計劃的不智，而在同一時期收到醫學會的兩封信的中學又會有什麼想法呢？更何況參加了其中一項計劃的中學，因為時間分配的問題，多數是不會參加另一項的，效果似乎跟原本籌辦活動時希望達到的目的——「推廣」健康教育——不符。其實在兩項計劃仍在構思階段時，有關人士便應考慮把二者舉行的時間拉遠，或把二者合而為一，或作某一程度上的合作，最低限度也可聯名發一封信給學校，以免給人一個醫學會內部不協調的感覺。很可惜的是，我們不曾見到有任何程度上的合作，這是否顯示着醫學會內部默契有問題，還是在人事關係上有問題呢？

落庄 = 不聞不問？

任何委員會的接班領導人，如在舊一年未曾參予該委員會的任何工作都不打緊，只要在轉庄時舊庄與新庄曾詳細傾談，以致大家對曾做過的和希望做到的取得協議和了解，使新庄更能掌握該委員會扮演的角色便可。而部份舊庄的同學更應該繼續留在委員會中擔任顧問的角色，以使每年的路向和所舉辦的活動能有某一定程度上的連貫性。但可惜的是近年在醫學會發現了一個普遍現象，就是舊庄的同學在落庄後對新庄所作出的關懷及照顧似乎不大足夠。其實舉辦活動的同學，經過了一整年的「艱苦經營」後感到疲倦和渴望休息，本是正常現象，但若對其所屬委員會及醫學會的關懷及歸屬感減退，則並非尋常。問題的癥結究竟是什麼呢？

其實在另一方面，新庄應更主動地與高班同學商量，聽取多方面的意見。試觀健委會八二，上述的難題也出現，再加上健委員是未曾參加健委八一的工作的，故在路線及方向的掌握也出現困難，雖然健康委員也會與高班同學傾談，但是問題仍然存在。如果有舊庄同學在健委會中擔任顧問職位更加積極地關心健委會的話，情況可能會有改善。

健委會的角色

以下是節錄自健康委員為醫學會檢討營所寫的報告：

『「健康委員會」一向跟「啟思和杏雨」，都有著先天性的分別，便是它

缺乏了一項肯定的任務。試想，若先後兩年的「啟思」編委會，在方向上有極大的分別，他們所幹的，還是一份醫學生的報紙，只是內容的重點不同而已，但要是先後兩屆的「健委會」，在方向和使命的理解上有不同時，他們所幹的，便是完全不同的事了，譬如今年着重健康教育，籌辦健展；明年着重醫療問題，致力推動醫學院中的討論氣氛，後年又不知着重些什麼了，幹些什麼了！

於是，「健委會」給我們的印象，便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東碰碰，西撞撞，碰上一條較易走，收獲較明顯的路線時，便有聲有色，人人讚賞；若碰一條較崎嶇，成績又不易察覺的路線時，「健委會」的聲名便立即沉下去了。

我們又不妨翻翻醫學會的憲章，看看「健委會」的目標：「

(a) To promote social awareness among medical students.

(b) To be responsible for carrying out health activities in the name of the Society」

試問大家什麼是「social awareness」，它是否包括了一切香港，世界及中國時事問題、醫療問題、香港社會狀況、金融……甚至時裝！又敢問大家，什麼是「health activites」？它是健康教育、量血壓、健康檢查、醫療發展的探討、香港的衛生情況，還是……？總之，醫學會內的工作，凡是跟外界有關的，都可以根據憲章，與健委會拉上關係來。

因此每年的健委會，都是無所適從的，惟有是健康委員依自己的心意，就着自己對憲章的理解和以往前輩的意見，訂下一套工作計劃，然後在評議會上，看看各人的批評，又看看是年醫學會內的情況，將全部的堆起來，左拼拼，右拼拼，終於便出了一套全年工作計劃。』

其實據筆者理解，健委會的角色並非是那麼模糊不清的，可走的路線大約可分作兩類：

- (一) 推廣健康教育及進行有關的社會服務
- (二) 提高同學對不健全的醫療制度及醫療時事的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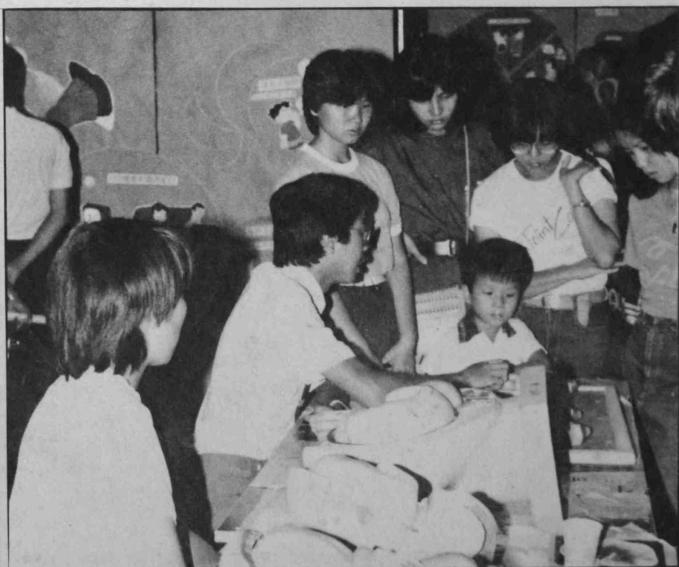
而至於憲章並不明文規定健委會的方向，筆者認為其目的就是給予相當程度的彈性給每年的健康委員，如果處理得當，無疑憲章的彈性是會給每年的健委會工作人員帶來好處多於壞處的。故憲章是否真的如健康委員所認為，有修改的必要呢？其實健委會應走的方向，是否真的那麼模糊不清呢？

如此看來，健委會的目標是否真的那麼模糊不清呢？是否真的如健康委員所說，過去的健委會，都是「東碰碰，西撞撞，嘗試找出一條應走的路線」？而健委會八二則需要「東拼拼，西拼拼，才能訂出一個全年計劃」呢？

結語

身為醫學生，大部份同學都對與醫療界有關的問題特別感興趣（與其他社會問題比較），故理論上，健委會舉辦的活動是會有比較多的同學參加的。這是健委會擁有的先天性有利條件。但是最近幾年來，健委會似乎有沈靜下來的跡象，或許這是整個醫學會，甚至整個大學學生會的普遍現象，但如果醫學會內各常設委員會及幹事會，以及新與舊庄間的聯絡及默契能夠加強的話，情況一定能夠有所改善，因為每一個委員會都不再是孤軍作戰了。

衷心希望來屆健委會能大有發展！



永遠的……醫學會

馮健華

去年這個時候，懷著一腔熱情，滿以為可以在一年的任期内，盡上個體對群體的義務，減輕一下從前「多受少施」的罪咎感。誰不知這一年數算下來，自己所付出的時間和精力，比起得到的寶貴經驗和磨練，仍是不成比例的少。這麼一來，自己對群體所負的債不單沒有減少，反而是越來越沉重了。

沒有很充足的時間裝備自己，也沒有太多的思前想後，就這樣便踏上了這段豐盈的旅程。這樣的草率所帶來的後果，日後都經常顯露在任內遇到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上。例如在處理某些事情或討論某一個問題時，才發覺到自己對一些資料的掌握真是粗淺得可笑，只好「知耻近乎勇」，來個「臨急抱佛腳」。於是，我對「書到用時方恨少」這句說話有了實實在在的體驗。

除了資料掌握不足的問題外，還有更要命的人際關係問題。上任之後，自己的生活圈子彷彿一下子膨脹了千百倍，接觸到的除了各班的同學外，還有老師們和其他校內校外各式各樣的人物。與不同的對象交談時，需要像變色龍一樣隨著背景換上不同的色調，有時要表現得輕鬆風趣、平易近人，有時却要穩重謹慎，一派老成持重的樣子。當然也試過在某些場合中有不恰當的表現，弄出了尷尬的場面，現在回想起來，也不禁啞然失笑。

在與形形色色的人物的交往當中，我常常會驚異於在不同的環境、身份和基於不同的信念和價值觀底下，人往往會對同一件事物有截然不同的分析和考慮。於是我開始學到了嘗試從別人的角度看事物的藝術，也漸漸懂得了客觀地聆聽和容納別人的觀點的益處，也算是在「擴闊胸懷、容納他人他事」上走了第一步。

說過了「待人」的問題，其實這一年中在「處事」上也有很多學習的機會。有時，當一個在某一情況下似乎是最好的處理方法與自己的原則相違背時，確實使我傷透腦筋。也曾經因為自己太輕易放棄原則感到難過，但當我看見一些違反原則的做法竟換來了似乎是十分美滿的成果時，心中禁不住會泛起一陣比難過更難受的茫然。

處事經驗不足也是起初遇到的一個難題，幸好身邊的戰友都很欣賞自己這方面的弱點，時刻加以援手和提點，自己也就逐漸隨著經驗的累積理出了一

些端倪。可惜的是，在自己的信心逐步建立的時候，距離落任的時候已經不多了。想來這種「上巴士、落巴士」，「一庄接一庄」的搞活動方式，真是學生時代搞活動的一大局限。

說了這麼多任內遇到的大小問題，其實是有一點想導出的：在這一年內，我更加清楚地認識了我自己。這包括了自己的能力與長處，當然還有更重要的，是我更清楚自己的短處和局限。這對於我如何去安排以後的生活有很大的幫助。

人人都會說應該盡量發揮自己的長處，補足自己的短處，却有幾多人真正了解那些才是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在過去的一年中，每天於我都是一個新的挑戰，每件事情都是一面擺放在不同角度的鏡子，叫我更清楚自己的優點和缺點。當然，認識自己和接受自己並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更清楚認識自己並不一定代表更欣然接受自己。有時我也會將一些待人處事上的錯誤用一些外在的因素（如環境和別人的影響等）來解釋，從而否認了一些內在的缺點（如性格、才幹問題等）。但畢竟認識自己是更全面和坦然地接受自己的開始。認識和接受自己都是成長的重要步驟。

無疑，學生時代應該是一段有理想的時代。我們無論在行動和思想上都有較大的自由，可以在犧牲較少的情況下去求真、去執著。這些條件都需要我們去珍惜、去善用。雖然在追尋和實踐理想的過程中，我們會遇到挫折和痛苦，但挫折和痛苦都是短暫的，而這些鍛煉所產生的效果，卻會令我們畢生受用。這是我在過去一年中得到的另一個體驗。

在某一個時空下，我們所堅持的理想未必全都是不易的真理，但只要我們肯誠實地面對自己，持守並實踐自己認為對的一切，開放自己，坦然無懼地接受各種挑戰和衝擊；這樣，那原本是模糊的目標會變得清晰，原本是粗糙的信念會變得精純；如此，在我們心中便逐漸形成了一個值得為之謹守、奮鬥一生的理想。這也正如金耀基博士在談到大學教育的時候所說的：「一個大學生……應該養成……一種對真理、對善、對美等價值之執著的心態」。

在這一年中，曾經有不少時候會為理想的不切實際感到沮喪，有時甚至連一些固有的信念也會懷疑。但試問有誰

在確立一套信念的過程中沒有沮喪過、懷疑過呢？

對於我來說，整年當中，尤其是最後幾個月發生的血書事件，給了我很大和很多方面的衝擊。在最忙的那段日子，雖然每天只有兩三小時的睡眠，但其實最沉重的負擔不是在肉體上而是在精神上。當時所做的每一個決定都受到各方面無情的挑戰，身邊却只有幾個人可以互相了解和鼓勵。最令我惋惜的，是一些從前可以互相支持和信任的人，竟在這個時候都變得「客觀」、「冷靜」起來，連說半句不帶任何條件的勉勵說話都十分吝嗇。這經歷雖然苦澀，但却使我學會了一個道理：有些時候，一個會意的點頭會比數小時冷靜的理論分析更欣賞。

當然，十多個月的時間不會盡被上面所說的困難和苦惱充滿，當中也著實有不少愜意的時光。奇怪的是，最快樂和最不快樂的回憶都是建築在一些人與人的關係上。猶記得嚴寒的冬夜大夥兒睡在石澳的雞頭上，還有農曆新年的團拜，麥理浩夫人傷健中心的促膝夜談，淺水灣沙灘上堆沙堆等，現在都記憶猶新。此外，凌晨三時在灣仔吃宵夜，在般含道上面對來往的車輛從凌晨一時談至五時，寒風凜冽的晚上在卜公碼頭的爭辯，又何嘗不是美好的回憶？還有的是，在最黑暗最無助的一段日子裡，竟然從最意想不到的地方，默默地送來了鼓勵和問候，當時的喜悅，也不是平常日子可以嚐得到的……

從天氣開始轉涼，便感覺到一年的任期已經所餘無幾了。想不到正式落任的時間來得比想像中還要快。看到新聞探訪，搞諮詢大會，心中都會湧起一陣似是熟悉，却又陌生的感覺。

正式落任至今，已有十多天了。也不知是不是由於習慣性的原故，每次下課後總是一逕跑到會房，看看信袋有沒有信，然後看佈告板，待看到一些陌生的字體及名字時，才猛然記起自己原來已經落任了。

在注後的日子裡，你仍然會常常在會房附近碰到我。請不要驚訝，因為只有在這裡，我才可以找到這麼多我曾經成長過、歡笑過也失落過的痕跡。

永遠的……醫學會。

十二月十三日夜

我眼中的 「健展八二」

鄭嘉良

在上期的「啟思」中，「啟思編委會」以「健康展覽」一文，表達他們對「健展八二」的分析，和主觀地評價是次活動。作為籌委會主席，實在多謝「啟思」同學，對是次活動的關注，亦歡迎各位同學的意見和批評。但是，由於編委會，未有向同學報導是次活動的經過，因此，筆者待整個活動結束後，自行向同學交代。希望各位同學對是次活動的經過，有充足的掌握和自己的評價。

「健展八二」，在歷時九個多月的工作後，終於十一月十四日，在九龍灣「德福花園」推出它最後的一次小型展覽，並結束了這個活動。在這時候，讓我們回顧一下，這為期九個多月，耗費六萬多元，動員百多位醫學生的活動，究竟做了些甚麼，又做到了些甚麼。

目標與計劃

每個活動，都有它的目標。這些目標，不是用來標榜，而是用來指引我們工作的。而每年的健康展覽，都是朝著這兩個目標：

- (一) 在社會的健康教育推行上，盡醫學生的義務。
- (二) 聯絡同學間的感情，並透過參與，促進同學間的交流和認識。

記得當初我們選擇的題目，是「預防勝治療」。後來由於覺得內容會跟去年健展「病向淺中醫」十分接近，亦覺得不應該單照顧社會中的一羣，而忽視了其他。因此，在七月初，題目便正式更改為「生之謎——一個新生」。

至於對象方面，雖說被局限於孕婦和剛生孩子的婦女，但亦覺得值得去做。況且個人一向對健康教育的理解，是不單祇向市民提供如何保持健康的資料，並且要教育市民、提高社會的知識水平。因此，心目中的對象，實際上是每一市民，這亦解釋了為何在兩次大型展覽中，都安排一些中學生，到場集體參觀。

在計劃這活動時，籌委會內的同學，都認為去年的「健康展覽」，祇得四天的展出，實在浪費了同學們辛苦搜集得來的資料，和日以繼夜準備的版面。因此，我們便大膽地，嘗試把「健康展覽」，擴大成為一個多元化的健康教育運動。我們所構思的，主要是在中區大會堂外舉辦多次的大型展覽；其次的便是一連串的小型展覽和講座，並試圖利用各種傳播媒介，把知識帶給市民。結果，我們的「健展八二」，便有

以下的活動：

- (一) 在「中區大會堂」和「荃灣大會堂」舉辦各為期三天的大型展覽。
- (二) 在「柴灣社區中心」，一連兩天的小型展覽。
- (三) 在「德福花園」一天的小型展覽。
- (四) 把資料寫成特稿，在「明報」及「華僑日報」刊出。
- (五) 在兩所電視台，分別於「香港早晨」和「下午茶」節目中，安排一連串約十次的訪問節目，由我們的學術顧問們接受訪問，藉此把知識帶給市民。
- (六) 在一些臨時房屋區，舉辦健康講座。

展覽

雖然，表面上看來，「健展八二」是多樣化。但是，我們的主線，還是兩次的大型展覽。

跟以往的「健康展覽」一樣，我們都保持了「健康展覽」的一些特色。例如在展板以外，我們還安排播放一些幻燈和電視錄影帶；編印資料冊，以低於成本的價錢發售；動員醫學院高低班同學到場講解等。可是，我們亦嘗試了一些新的改變。例如在表達形式上，盡量簡化，以漫畫形式表達，並力求版面做得精美一些；印製資料單張，加上一些從外面團體如「中央健教組」、「明愛」等取回來的單張，派發給市民，作為市民的備忘，也好讓這些知識，更廣泛流傳；安排一部超聲波掃描器，及懂得使用的婦產科醫生，在展覽場中，免費為孕婦們檢查等。

至於市民的反應，「大會堂」方面，約共有九千人到場參觀。而「荃灣」方面，則約為六千人。這些數字，都比預算的低了一點。而荃灣方面的反應則較令人失望，因為其中的三千五百人，其實都在首天（星期日）到場。隨後的兩天，到場的人數便很少，尤以早上為甚，實在給人一種冷清清的感覺。

展覽後的follow-up

在兩次的展覽後，依照計劃，我們還安排了一些活動，包括講座和小型展覽。而整個活動中，最令人失望的，相信便是這些了。

由於筆者今年是三年級，在九月初經已開課，功課亦較以前更緊迫，加上兩次九月的大型展覽，功課實在沒法追上。因此，隨後的活動，便惟有交給二



年級的同學去做，而自己則祇能監察他們的進度。其實，這亦是自己早已計劃的，因此，要是責怪，便是自己估計錯誤。這些展覽後的活動，一般都找不到同學參加，故大部份的工作，便落在負責的三數位同學身上。由於自己幫不了他們甚麼，心中亦不好受。

那些講座，由於未能有充份時間準備，亦由於同學反應的冷淡，所謂的「講座」，亦祇由一兩位同學，到社區放一套近乎版面的幻燈而已。至於社區的反應，亦不十分理想。主要原因，是大部份社區都是由「家計會」負責的，而跟我們聯絡和答應為我們做宣傳的負責人，在九月中突然調職，剛上任的，又未能及時為我們在社區中做宣傳，故造成反應冷淡的現象。

在「柴灣」兩天的小型展覽中，我們亦由於缺乏同學參與，所以各方面的工作，如宣傳、講解、籌備等，都未能令人滿意。而「德福花園」的一次小型展覽，由於與「觀塘社康」合辦，宣傳方面由他們負責，反應便較為理想。而我們亦由於把次展覽排在十一月中，有較多時間去準備，亦找到較多同學參加。因此，「德福花園」的一次，可算是兩次大型展覽後，唯一令人滿意的活動。

檢討

要檢討「健展八二」的工作，我們大致可從展覽內容、宣傳、計劃和推行這三方面去分析。

展覽內容

展覽內容方面，實在是整個活動中令人最為滿意的一面。在表達形式上，我們都能夠掌握到去年健展的經驗，盡量以簡單的文字和精美的圖畫，去表達我們的資料；加上所有字體都是植字的，所以，觀眾都能興致盎然的看遍整個展覽。而且，這些版面，都給人們一種認真的感覺，令觀眾們更主動的去接受這些知識。

此外，在輔助資料方面，我們亦較以往為豐富。除了一向都有資料冊在展覽中發售外，我們所派發的資料單張，算起來共有十多款，內容包括：德國麻疹的預防、產前運動、兒童早期發展，免疫預防注射、家庭計劃，母乳餵哺……等等。而在展覽場中，我們亦利用視聽器材，播放更多不同的幻燈和錄影帶。

但個人總認為有點美中不足的，便是資料內容較為簡單和表面化，而未能充份利用醫學生的天賦條件，就著本身的醫學知識，深入淺出地解釋表面資料背後的原因和內容。但是，這方面自己亦覺得不能苟求，因為大部份參與健展工作的同學，都祇不過完成了一年的醫科課程，而講解員則更以醫院的新生為主，又怎能要求他們應付更深的醫學問題呢？

無論如何，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籌委會內外的同學，學術顧問，展覽嘉賓及觀眾等，一般對版面和資料，都表示滿意和讚賞。

宣傳

宣傳這方面，可算比較令人失望；不是說負責同學辦事不力，事實上，他們亦已盡力而為，利用了各種可能的途徑去做，可惜效果未能令人滿意。

就兩次大型展覽來看，我們首先舉辦記者招待會；但是，由於策劃的錯誤，舉辦的日期比展覽早了二週。當時選擇這日期，是希望讓這記者招待會，作為整個活動的開幕，而首先的節目，便是這二週內的一連串電視訪問。策劃中，是希望這約十次電視訪問間接做成的宣傳效果，累積起來，在展覽期間的社會氣氛，能達致一個高潮。

本來，這是十分合理的，但令人驚奇的，便是這近十次的電視訪問，宣傳效果實在甚低。這點可以從我們展覽場中的問卷反映出來，大部份觀眾都未曾看這些電視訪問。又借問各位同學，你們是否有看過或留意過這些訪問呢？因此，在這二週中，不但沒有累積起宣傳效果，相反的，連報章上的宣傳也逐漸淡下來。

除外，其他的宣傳方式亦未如理想。例如把海報交與政務署，在各公共屋邨中張貼，但是，請問大家在公共屋邨居住的同學，你們可曾見過這些海報嗎？

其他的宣傳方式，例在中區和荃灣掛出多幅的橫額等，這些都未必有足夠的宣傳作用。因此，總結起來，我們可以看到，雖然在計劃和構思上，宣傳應是十分充足的；但是，我們卻未有預見一些外在的，而又非我們控制得的因素所造成的影响。

至於醫學院的內部宣傳，筆者卻不得不承認是自己的疏忽，故這方面不但做得遲了，而且亦不足；與後來同學參與展覽和 follow-up 的冷淡，或多或少亦有點關係。

計劃和推行

自己在計劃和行政上，特別成功的可沒有了，相反，值得檢討的，卻有兩點。至於宣傳計劃上的問題，由於上才已作分析，故不再重複。

在計劃上出現的問題，便是估計上的錯誤和計劃上的不適密。

在整個活動的推行上，都發覺有很多地方是自己估計錯誤的，例如宣傳和人手（如上文所述），便是較明顯的例子。至於計劃上疏忽的地方，實在不少。例如在人手上，由於沒有考慮到，兩次大型展覽的日期太接近，故在「荃灣大會堂」的展覽，除了人手不足外，還令同學們過份疲勞。

至於展覽後的活動，便更見得計劃上的錯誤。由於一向都祇考慮到這些活動的意義，而忽視了醫學會內的條件；在整個暑假的籌備工作，和兩次大型展覽後，一般同學都渴望稍為休息，加上新學年的開始，大家忙於適應新環境；因而在人手調配上，便出現了極大的困難。其實，當初在計劃時，若能考慮放棄健展在時間上的整體性，把這些展覽後的活動，推遲在十一月，甚至第二學期才推出，情況或許會改觀。

跟着要看的，便是籌委會內部的人事和行政上，出現的混亂情況。

由於當初在計劃和招集人手時，自己忽視了跟合作同學的討論，故後來在計劃的實行和各人心中的方向上，出現了偏差。亦即是「啟思」同學所指的內

部不協調。

其實，問題主要是籌委會內，出現了兩種的觀點。其一是較着眼於是次健展的內容，故大家都力求資料豐富、版面精美，表達形式多樣化，希望能把知識更有效地帶給市民。而另一批同學，則較着眼於事務方面，力求展覽能夠順利推出，以免因一些處理上的小錯誤，而破壞了是次或以後「健康展覽」的展出；亦希望在工作上，能堅持「健展」的目標，尤是聯絡同學間的感情，讓大家真正能藉此互相交流，建立起友誼。而就是因為這些着眼點的不同，在一些事情的決策和推行上，大家的見解便出現了分歧及導致內部的不協調現象。

雖然，我們都了解到自己在這長遠工作上的渺小，但是，就觀眾閱覽版面時的神情，他們發問的熱誠，離去時面上流露出的滿足感，甚至他們對同學們的讚許等，相信每一個曾參與籌備工作，付出他們的時間和心力的同學，都會感到安慰。

對內來看，相信曾參加工作的同學，不單祇在大家合作的時候，能建立起一份友誼；就是一度在工作上，因意見分歧，爭持不下的，在整個活動完成後的現在，亦會感到先前一起工作那段日子的可貴。此外，更重要的，還是大家都在工作中，學到不少課本上學不到非，也到外地遊山玩水的同學所能體驗到的東西。這些一切一切的，在大家將來的工作上，待人處事上，都一定有極大的幫助。

其實，說它「成功」或「失敗」，對「健展八二」，或對參與工作的同學來說，又有甚麼意義呢？最重要的，還是每人在參與中學到多少，和自己心中對工作的滿足呢？

最後，謹向各位在「健展八二」中，付出時間和精力的同學，表示自己衷心的謝意。更希望明年的「健康展覽」，能吸取我們的經驗，並緊記「健康展覽」的目標，使「健展八三」，更為成功。



啟事

第五期

葛蘭素（香港）集團應為葛蘭素香港集團。

血書特輯

鳴謝葛蘭素香港集團。

第六期

編委會謹向八二年度之幹事會、健康委員會、杏雨委員會、外務工作小組、楊教授、李醫生、麥同學、姜同學及其他曾在本期籌備工作期間給予支持的同學，深表謝意。

澄清啟事

在第五期「健展八二」一文中，編委會是誠意的對健展八二作出檢討，望能對來年健展八三有所幫助。然而，對於一些標題或字句上所引起之誤會，編委會謹表歉意。

結語

在大家掌握到「健展八二」的經過，和看過我個人的分析及評價後，相信大家會問——究竟「健展八二」是成功，抑或失敗？

對外來說，由於健康教育是一項長遠的工作，因此，在提高社會的知識水平，和改變市民的生活方式上，一次「健康展覽」所能做到的，實在很少。可是，這並不代表任何健康教育活動的失敗。因為，在這長遠的工作上，每一分子的推動力，都是不可或缺的。

Zantac



**evolutionary advance
in the treatment of peptic ulcer and
other acid-aggravated disorders**

Zantac is the new histamine H₂-antagonist from Glaxo, developed to add important benefits to the treatment of acid peptic disease.

Highly effective

Zantac's molecular structure confers important advantages in terms of specificity and duration of action.

Primarily however, Zantac promotes rapid, effective ulcer healing with sustained pain relief, both day and night.

Simple dosage regimens

Zantac was specially developed for B.D. dosage. The recommended treatment course for duodenal ulcer and benign gastric ulcer, is one 150 mg tablet twice daily for four weeks.

For extended maintenance therapy, the dosage is just one tablet taken nightly.

In the management of reflux oesophagitis, one tablet twice daily, for up to eight weeks, is recommended.

Highly specific action

Due to its innovative molecular structure, Zantac does not cause problems with endocrine or gonadal function, or adverse effects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even in elderly patients.

Similarly, as Zantac does not interfere with liver enzyme function, there are no unwanted effects on the metabolism of drugs such as diazepam and warfarin which may be prescribed concomitantly.

Zantac Injection ampoules are also available, containing 50 mg ranitidine in 5 ml for intravenous injection or infusion, for use in acute cases where oral therapy is inappropriate.

Glaxo

Zantac
RANITIDINE

從籌備到上征途

啓思記者

相信大家都聽過TIG這三個英文字母，其實，TIG是Triennial Intervarsity Games的縮寫，故名思議，是三年一度的運動會。而由於參加的有四所大學（星架坡，馬來西亞，印尼和香港），所以中譯為四角大學運動會。今年在星架坡所舉辦的已是第十七屆了，但由於印尼正在忙於籌備另一個東協五國大學運動會，與及其他種種因素，印尼大學便沒有參加這屆四角大學運動會，所以今屆TIG只有三所大學競逐。

香港大學派隊參加TIG，是否只是為了和其他三所大學作友誼比賽，切磋技術這般簡單呢？根據本屆TIG的負責人之一關忘強同學表示，參加TIG並非單單為了比賽這樣簡單，而是希望達到三大目標：

①提高大學校園內參與體育運動的氣氛

②提高大學各球隊的技術水平

③與其他國家的大學生互相交流

所以籌委早於一月開始準備工作，主要分為訓練、宣傳和籌款三方面。

訓練為期三個月，由六月至九月，只分為三個階段進行。最初當然是招募隊員及開始基本訓練，然後再從這班人選的表現出席率，態度和技術等，選擇一些較理想的進入第二階段較嚴格的訓練而經過最後選拔後出來的運動員，便是代表香港大學到星架坡出賽的精英了。在訓練的過程中，各位隊員都獲益不少，因為籌委方面請了許多體壇的知名人士，擔任教練，對隊員加以指點。而

在九月一日至四日，籌委亦在烏溪沙舉辦了一個集訓營，參加者都是經最後入選代表出賽的運動員，目的在提高士氣與及加強運動員之間的了解。

本屆TIG在星加坡舉行，由於路程頗為遙遠，旅費成為主要的支出，約佔了整所大學財政預算四十多萬的一半。但香港和其他三國不同，政府並未有積極的資助港大的隊伍，而港府，港大學生，及Student Society的資助，餐舞會只有九萬多元，故此籌委會需要推出大型的籌款項目，共計有三個節目。其中最特別的要算是於八月二十日在麗晶酒店舉行的籌款晚會。籌委會請了數位社會知名人士出席拍賣，所得的款項達十八萬。此外，還有步行籌款和電影籌款。

鑑於大學校園內缺乏參與體育運動的氣氛，故籌委會希望加強TIG的宣傳，藉以提高同學對體育運動的興趣。除了透過一般大眾傳播媒介的宣傳外，籌委會還安排了一個別出心裁的花車遊行，一部粉飾得美侖美奐的電車，在路軌上行走，沿途吸引了許多路人。在十月中的TIG Fortnight，籌委會把印製精美的貼紙，小冊子和書簽，到各班派發以及推出數款T恤，希望可以在隊員出發前營造氣氛及提高士氣。

籌備工作接近尾聲，TIG比賽的日子漸漸接近。在十月二十三日，籌委會舉辦了Departure dinner，作為出發前的最後一個大型項目。在晚會上，宣讀了港大代表隊的誓詞。各位隊員皆充滿鬥志，整裝待發。於十月廿八日早上整支隊伍浩浩蕩蕩地踏上征途了。

TIG帶來兩大體育節的低潮？！

關治邦

從兩大水運會回家的路途上，我的步伐是沉重的，我們的男子泳隊挾着剛從TIG之聲威，竟以六十多分之差敗下陣來，而失敗之原因不是實力不及中大，竟是參賽人數不足，回想起泳會十數年來用血汗掙回來的光輝歷史，黯然神傷，HKU的運動員，你在那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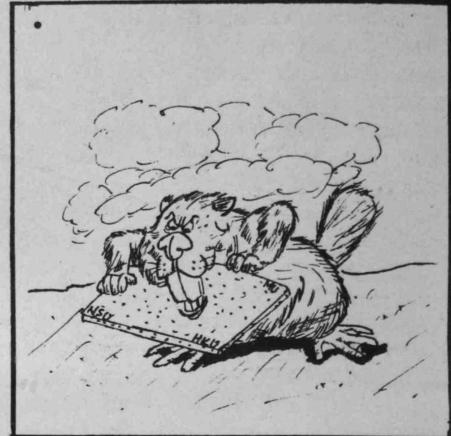
TIG帶來了一些甚麼？——一份不自禁的喜悅，一份超越的自豪感。那一套完整的裝備制服，多姿多采的節目，完善的比賽場地，舒適的宿舍，處處都具備有一個成功的運動會的一切，能參與這盛會，實在使人有很大的滿足感。又試問有那個比賽能與TIG媲美？舍際比賽？兩大體育節？就算在兩大體育節得到了冠軍又有甚麼價值呢？

醒覺吧！HKU的Sportsmen！太大的滿足感令人自負，自負令人停頓不前！令人衰老！兩大體育節正是你們拿出從TIG所得到的技術的時候，讓廣大的HKU學生能分享你們的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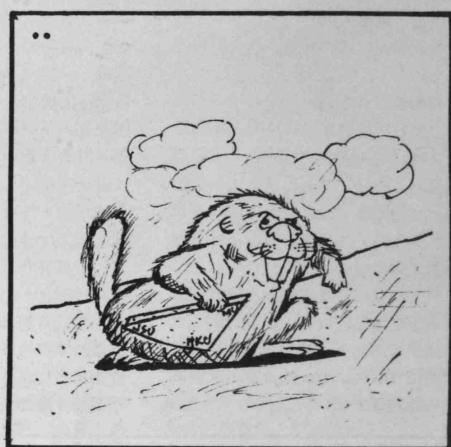
不要再閉起門來自滿了，挑起自己的責任，積極備戰，站出來讓中大的同學來嫉妒你們！HKU！接受新的挑戰！

回想起TIG，幾所大學的同學都能坦率地相處在一起，很快就打成一片，HKU的同學往往能積極地去認識外國的大學生活，回想自己對本港另一所大學的生活的體驗、認識，實不勝顏面，是不是由於大家都在香港，所以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吸引自己去認識他們呢？其實他們的生活方式，思想等都和我們有差異，甚至乎教育制度，體育幹事的權力等亦不相同，將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我們作一比較，對自己的制度的好處和缺點有更深的了解，而回顧HKU一年的活動，兩大體育節是一個能提供最多機會互相認識的活動，所以今年特別多一些娛樂性的節目如一月初的隊長銀禧宿營，一月尾的Social gathering和二月初的interflow night，希望各運動員能開放自己，多認識新朋友，讓香港的大學生站在一起！

T
I
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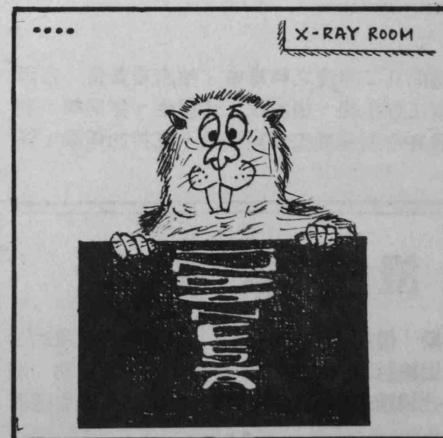
T
I
G



...



T
I
G



T
I
G

我的TIG

十二月二十八日

在船上輾轉反側，因明天便起程了。本預算隨大隊出發的，誰料家中有事，迫得將行程延後一天。心裏為着不能分享那開心的氣氛而感到十分可惜。腦海中不時浮現這三個多月來訓練的甜酸苦辣，心情既興奮，又忐忑。

在這個多月來種種行前活動催化下，各團員都大概有了心理準備。從綜合訓練營那渙散的氣氛中，到授旗晚會中「磨刀霍霍」的心情，轉變不可謂不大。

× × ×

十二月二十九日

到達機場時已經是一點多，吃過午飯後離起飛時間還有二個多小時，因種種關係得以和星航的地勤小姐閒聊起來。她們不斷稱讚港大學生真是IQ爆棚過咗龍——IQ零蛋。我追問為什麼，但她們堅持職業道德，不允透露。此後，在候機室內又聽到另外星航的工作人員作同樣的稱讚：「HKU班友真係笑死人……」真恨不得除下那套穿在身上的制服，以免被人認出，另眼相加。唉！不知我的團友做錯了什麼事？（此事至今仍是個謎。）

經過三小時沉悶的航程後——唯一的娛樂是欣賞那可愛的空中小姐——飛機已徐徐降落在星加坡國際機場。下機後，會合了其他同機的團友，去紐頓廣場一試星洲著名的大牌檔。在那裏各款菜式都能試到——馬拉菜、印度菜、福建菜……林林種種，各式其式。最值得讚的是地方清潔和招呼認真一流。勿勿吃過飯後，便趕往星洲大學。

× × ×

十二月三十日

今天是TIG的重頭戲，開幕典禮和田徑比賽，在這悶熱的中午，我們卻個個要穿着全套運動裝，在烈日下列隊，滋味十分不好受。更難受的是那套制服大多不稱身，衫長褲短、衫褲皆長等等，真是「好看」？到了此時，還不見印尼隊的蹤影，知道他們不會派隊到來，真是可惜。在大會宣佈聲中，我們列隊操出。

× × ×

在這多天的比賽中，我們HKU也表現出一片團結精神，在沒有比賽時多數會去參觀其他比賽，為自己打氣。但最令人難忘的是星大的那隊啦啦隊，因為她們裝扮鮮明，無袖T恤加迷你裙，而她們的Cheer也很有心思如以流行曲配上新歌詞等，十分醒目。

在晚上，大會很多時安排了一些節目，如舞會啦，電影欣賞啦，等等，各式其式，希望能令大家有一交流的機會。

在這些晚會裏，透過跳舞和交談，我們認識了一批新的朋友。星加坡人比香港人熱情，簡短的開場白和儀式後，便由銀樂隊演奏。正當大家嚴肅地欣賞時，突然一首熟悉的電視主題曲如上海灘、網中人等居然成為演奏樂曲，真令人感到啼笑皆非。可知我們的電視劇集影響有多大。此後還有跳傘等節目，都十分精采。

隨着表演的結束，比賽正式開始。大家在那全天候（全天候是因為跑道根本只是柏油路，不怕風吹雨打）的跑道上競逐得十分激烈。突然，嘩啦啦的下起大雨來，大家只好擴在那細小的看台上避雨，但雨不斷從兩邊打進來，滋味真難受。正當雨將停而大家又無精打采的時候，突然全場男士的眼睛都一亮，因為一隊穿着迷你裙的星大啦啦隊正在跑道上表演啦啦舞，她們精采的表演令在場男士心花怒放，暑氣全消。比賽在一片歡樂氣氛中結束。又因為印尼隊的退出，在接力賽裏，只要有份出場便有獎牌，真是無端端發達。

× × ×

在以後的幾天，因為有着接連的賽事，因此大家多數分隊或跟大會出去遊覽，因為團規所限，比賽期間每晚都得在七時三十分前回營，因此很多精采的地方都未能遊覽，因此同學們都叫苦連天。

在晚上，大會多會安排一些活動，如舞會，電影欣賞，文娛晚會等，藉著這個機會，我們結識了一些星大和馬大的同學。星大的同學比較熱情，他們很

老抽

在短短的十天當中，大家都開始熟絡起來，有些同學更找到異國伴侶，出雙入對，令人羨慕！

但好夢由來最易醒，經過了多天無憂無慮的生活後，我們又要踏上歸程，想起那堆積如山的功課，我的頭又隱隱作痛了。

有很多星大的同學主動送我們到機場去，他們的熱情，真令人感動。在機場時，大家忙於交換地址，以方便日後聯絡。此外，機場上更上演一幕幕惜別的場面。有些人更淚盈於眼，場面好不感人。

看着那美麗的香港夜景逐漸清楚的浮現眼前，飛機也慢慢地向機場降落。我們又要再投入這繁瑣忙碌的大學生活中，心裏或多或少都有一點恐懼。出了機場，不覺打了一個寒噤，也不知是天氣還是心情所影響。

綜合來說，這次TIG並不可說十分成功，但以有限的人力和物力來衡量，可說是頗滿意的了。

但，這畢竟是一個寶貴的經驗，希望下次在香港舉行時能比較成功，更希望TIG能永遠繼續下去。

又：港大代表團奪得了男女子排球和男子足球冠軍。更奪得全場亞軍。



院際水運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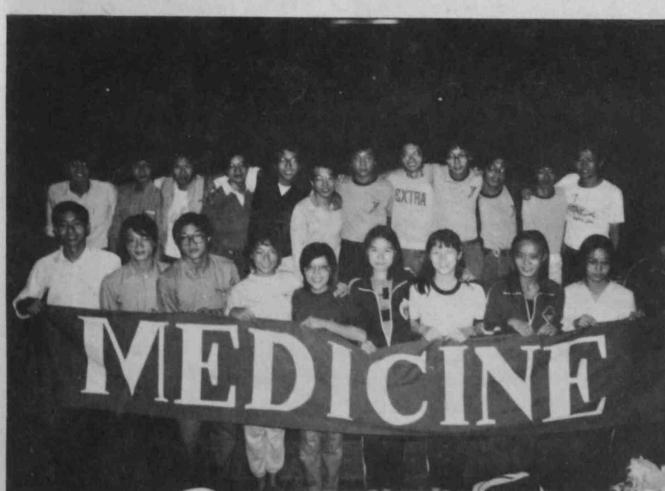
一年一度的院際水運會決賽已在十一月二十七日舉行，是次比賽，醫學會的成績斐然，不單止獲得全場總冠軍，還有數個項目打破大會紀錄，獲得這樣美滿的成績，實有賴參與的同學上下一心，而在場的啦啦隊同學也功勞不少，所以他們也得到全場啦啦隊第二。

綜觀整個水運會，初賽時，男子組佔了極大優勢，而女子組情況卻極不利，但在複賽時，由於同學齊心，可以說傷痕盡出，那天天氣較涼，不少同學也覺得不舒服，但為了醫學會，也盡了自己努力去爭取最好的成績，對於他們所作出的努力，我們表示由衷的敬佩和讚賞！

在今年水運會，醫學會所得的成績如下：

- 一、男子 4 × 50m 接力四式 冠軍
- 二、男子 4 × 50m 自由式 冠軍
- 三、女子 4 × 50m 接力四式 冠軍
- 四、女子 4 × 50m 自由式 冠軍
- 五、男子全場總冠軍 冠軍
- 六、女子全場總冠軍 冠軍
- 七、男子個人冠軍：許由與周志華 冠軍
- 八、女子個人冠軍：方榮生 冠軍
- 九、全場總冠軍 冠軍

在此次比賽中，有四個項目刷新大會紀錄，而其中三項，便是醫學會所破。



醫學生節八二



啓思編委會

前言

醫學生節已經告一段落，同學們對其評價如何，在週年全體會員大會可見一二。但大會當晚所發言的，絕大部份是對醫學生節的不滿，批評矛頭指向醫學生節八二籌委會，而籌委主席更成為衆矢之的。然而部份籌委會成員缺席，其他方面的論調或對事情的交代和解釋，未能在大會中及時提出，這自然可惜。綜觀大會的言論，只代表着單方面的意見，為彌補當晚的不足，本期啓思決定對醫學生節八二作一次回顧，刊登某些籌委的文章，討論部份要點，對雙方意見兼收並蓄，務使同學更全面的了解。也本着這個宗旨去取捨文章，但文章內容絕非代表編委會的立場。

對醫學生節的批評，關心的同學相信已經聽過不少，編者不擬冗述，在此只作一撮要：

大會中的批評集中在音樂之夜和歌唱比賽兩個項目如下：

一音樂之夜場面混亂，準備工夫不足。

一話劇低俗，胡鬧，與當晚氣氛格格不入。

一邀請評判倉卒，馬虎。

整體上的意見如：

一宣傳不足，

一氣氛比往年遜色。

一參加的同學局限於八五、八六、八七三班，高年班同學沒有參與醫學生節。

一高低班交流的目的未能達到。究其原因，某些同學認為是部份籌委未有盡力，未能吸收往年的經驗和其他同學意見，籌委之間的默契和合作不足，而負責監察的幹事會沒有及時提出協助和修正。

當晚部份幹事亦嘗試作出解釋：今年醫學生節的失敗是基於某些環境因素，並非純粹人事上的失當。至於同學們的反應較差，籌備參與雙方都有責任，但承認籌委的合作、聯絡不足。

值得一提的是大會當晚討論醫學生節的一個環節中，同學們就已經提出了三箇表示「遺憾」的動議，其實「遺憾」一詞意義嚴重，承受一次已經非同小可，再來的就只是百上加斤，火上加油。當然提出「遺憾」動議的同學自有其原因，但在未聽取對方申辯之前，就接二連三的作出「遺憾」，是否必要？另一方面，部份籌委同學的缺席，亦徒然令自己喪失了一個表白的機會，尤屬可惜。

啓思作出這一次回顧，希望能夠令大家加深對整件事情的認識，融會各種意見，去蕪存菁，再利用自己嚴緊的思想能力，仔細分析後，相信同學可以對醫學生節八二作出一個更為中肯，更包含的評價。

按：編者在文中特別表明自己的立場，文章取捨及編排的原則，是避免讀者誤解編委會對辦啓思的誠意。

開幕禮

十一月五日

期待已久的醫學生節終於來臨了。為了使這一年一度的節日充滿歡樂氣氛，開幕典禮也經過週詳計劃。原定有醒獅助興，更有班際拔河比賽。

開幕典禮原定於一時正開始，但天公不作美，那天竟下起雨來，本來打算在圖書館前面空地舉行的典禮，被迫移至陳蕉琴樓。也虧籌備人員的工作效率，

於短短半句鐘裏，地點更改的消息，已傳遍整個醫學院。但遺憾的是醒獅表演和拔河取消了。

由於計劃變動，典禮推延至一時廿分正式開始。原定由 Prof. Hsieh 主持典禮的，但由於當日英國方面派人來考察港大醫學院，Prof. Hsieh 要招呼他們，所以不能出席，改由醫學會主席馮健華和醫學生節八二籌備主席伍志然致詞，宣佈醫學生節正式開幕。



遊戲日

十一月六日

十一月六日午後，「動物屋」外空地上聚集了八五、八六及八七三派高手達數十人之多。三派鼎足而立，士氣如虹，誓取今屆武林盟主之位。

大會主持身穿鮮黃武裝，英氣逼人。是次比賽共分四回合進行。

第一回合是比試施放蜈蚣法術。各派高手均奮不顧身，只見三條七彩大蜈蚣在空中糾纏不休，結果八六及八七內力不足，不敵落敗。

第二回合中各派傾巢而出，奪取武林聖火令，八五派不惜盡遣女將，後輩君子不敢冒犯，攔截間不免有所忍讓。而八五派再勝了一局。

第三回合由各派弟子以輕功度過機關。八六派高手的輕功造詣莫測高深，已臻混舞踏於輕功之化境矣！其餘兩派甘拜下風。

最後一回合為「龍口取藥」，各派

子弟須渡過重重險阻，打開龍口偷取靈藥。比試期間混亂之情形不忍細述。無論如何，八五派仍順利勝出。

八五派遂榮登盟主寶座，只聽派中人士高呼三聲，比試就此結束。

× × ×

沒有參加 Games Day 的同學是否看得驚疑不定？其實，大蛇蛇只是一連串氣球，上面裝有鐵釘，以攻擊別派蜈蚣。而第二回合只不過是猜拳罷了。至於機關則是鋪在路上的白紙；最精彩的該是龍口的設計，構思新穎，別出心裁。

相信各位有出席的同學都感到負責的同學花了不少心思去設計遊戲「蜈蚣」，「龍口」更加值得一讚。但在遊戲的安排如場地，遊戲規則等方面卻似乎有欠妥善了。

而這次活動，應是提高班中士氣，以及與其他級聯歡的好機會，但從參加人數看來，卻見不到同學的熱烈支持，究竟原因何在呢？

歌唱比賽

十一月十日，十一月十一日

今年的歌唱比賽反應非常熱烈，兩晚參賽的人數超過五十人之多。尤其是第二晚（英文組），不少歌者均能與觀眾打成一片；終於，中文組獨唱由趙永（87）及劉仲庭（86）得勝，而隊際則由陳漢儀組（85）得勝。

英文組方面，獨唱得獎者是陳家發（86）及周婉玲（85），而隊際方面是八五的陳俊銘組。

Music Nite

經過了一連數天激烈的班際角逐之後，醫學生節便進入了一個高潮——music nite。這個聚會假陸佑堂舉行，當晚有很多同學到場，尤以八六同學最為陣容鼎盛，八五同學亦甚為踴躍，相形之下，八七人數就比較單薄一些了。

當晚第一個節目是 Choir Competition, 85、86 及 87 各派一隊參加。雖然練習時間未夠充裕，但三班的表現都不俗，最後由八五班奪得冠軍。

跟着第二個節目是由幾位不同班級

的同學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個戲劇，內容描述一個傻偵探的案發經過，笑料頗仍。而死了的人竟然又再「翻生」，真簡可稱得上是一個「波濤雲詭」的趣劇，為我們這個晚會平添不少歡笑。

跟着便是 medic choir 的表演，他們唱的是「你的夢」「Hallelnia」，特別是「Hallelnia」，更令台下響起 anchor 之聲。

第四個節目是 Singing Contest 的優勝者演出。隨後便是頒獎典禮，分別由 Prof. Hsieh, Dr. Pang 及黎青龍醫生等，頒獎給整個學生節各項比賽的優勝者。而大會亦送了一幅畫給謝教授，還請他致詞一番，謝教授的風趣幽默，令我們這個晚會增色不少。而全場冠軍由 86 班同學奪得。

當晚最精采和最高潮的便是頒獎給得獎者的時刻，每當有自己班的同學上台領獎時，每班都叫出自己的 Cheer，一時 Cheer 及 Hurray 之聲此起彼落，叫得興高采烈。而 87 同學在叫班 Cheer 時，竟有同學叫錯 Cheer 呢！

最後，整個 music nite 在大家同唱醫學院之歌結束，而整個醫學生節就此圓滿結束了。

我的感受

伍志然

一個已成為歷史的名詞，但是它的誕生卻在我的腦海中留下深深的一頁。

暑假中發生了一連串的事，但無論如何它終於完結了。到回歸平靜，又是恢復上課的時候了。

在學期之初，就開始籌備醫學生節八二。首要的是決定分派的日期，於是召集了有關人等聚首一堂（即受聘作用），草擬出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日為醫學生節的舉行日期。隨着的便是掛號訂地方，使醫學生節的活動得以舉行。在預備音響器材和橫額方面，真是「落地喊三聲，好醜命生成」——巧遇「發叔」病重，連續兩星期不能上班，於是只好從大學堂宿舍借來音響器材，而橫額方面，則在楊孝祥和曾超賢的協助下，努力完成。在其他方面，都是得到八六和八七部份同學鼎力支持才能完成。

無論如何艱辛，懷胎之苦終告一段落，但繼之而來的卻是更悽清、更痛苦的時期。就像嬰兒呱呱墮地之時，其所代表的痛苦，非親身經歷，實不能體會。無論所生下的嬰兒是健康活潑，肥白可愛，抑或先生殘缺，毫不可愛，然而在母親方面，其感受和所付出的代價，都是沒有分別的。唯一的分別是天生殘缺嬰兒的母親將會感受到更多的痛苦，若旁人還不聽的責備這母親，我敢肯定他們做錯了，沒有人性的便是這一羣胡亂批評的人，他們最應批判的是自己的人格和處事態度。

節目由十一月五日開始，一連串的節目害得部份同學連去廁所的時間也失

掉了。尤其是那些又熱心，又多才多藝的同學，他們在班會求勝心切的驅策下，一於樣樣博盡，無一落空。

我更希望節目可以減少些，使同學在頻密的參與之間，能夠培養出樂趣來。

十一月十二日，節目到尾聲了，音樂之夜中有許多的合作，但在節目完結時便隨着那校外課程的落堂鐘聲而消逝得無影無蹤，不可再追。這晚上的節目進行順利，實應對以下的數位同學表示個人的衷心感謝。他們是當晚司儀朱蘊晶和任廣銳，進行統籌的鄭信恩，李智生和鍾伯衡，話劇導演曾超賢，演員楊孝祥，吳健邦，陳家發，楊位爽，胡瑞枝，幕後工作人員蘇偉明，李芝蘭和李芷婷，以及負責禮品的侯仕明（現屆醫學會幹事）。這晚醫學院院長謝教授親臨會場，故本人感到十分榮幸，因而把一頌彩畫贈送給謝教授以作紀念，作畫者是蘇偉明同學。

已到曲終人散的時候了，一切也回歸平靜了，醫學生節八二也誕生了。他是一個天真活潑，肥白可愛的嬰兒，抑或天生殘缺，毫不可愛，只有留待各人在內心決定，但在我心目中，他是我辛辛苦苦，踏實去幹出來的果實，孕育出來的嬰兒，我會因為他而自豪。

伍志然
(醫學生節籌委八二
主席於一九八二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晚上)

醫學生節八二我見

曾超賢

八二醫學生節已經完滿結束了，現在剩下的只是同學們的批評。

善意的批評是一件好事，但惡意的、無理的批評就令人反感萬分了。

破壞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建設才是最難，有很多同學在「我們」籌備醫學生節時已「左彈右彈」，但在他們「彈」完之後，他們可會提出改進的方法？就算他們提出了改進的方法，但他們所提出的方法的可行性有多少？

財政是醫學生節的一個問題，我們也想將宣傳及佈置各方面搞得盡善盡美，但是靠一千五百至二千元區區之數是否有此可能？時間是醫學生節的另一個問題，我所指的時間是籌備醫學生節的同學的時間，我們大家來大學最主要的是求學，故我們應將讀書放於第一位，課外活動是次要的。在我們繁重功

課之下，我們空閒的時間是可以數出來的。這裏我要一讚今年醫學生節籌委主席伍志然，據我所知，他為了這個醫學生節會整整一個月拋下書本，他對其工作的熱誠可見一斑。

搞醫學生節的同學都是義務幫忙的，他們一不為名，二不為利，（根本無名無利可言）他們更要犧牲他們的時間，只不過是想大家一起開開心心地玩，以增進醫學院內各班的友誼而已，做這些義務工作最緊要是籌備的同學攬得開心，而參予的同學玩得開心便行了。

這裏我可以大聲地說：「我們已盡了力攬這個醫學生節，我們對自己可以交代過去，對同學亦可交代過去了。」如果各同學對這醫學生節有什麼不滿，可直接找我或伍志然，我們是樂於聽取你們的批評的。



廷：

不知為什麼，由開學至今，總覺得四週是死寂的，沒有半點生氣！沙宣道上的空氣似乎靜止了，雖然沙宣道上的人依舊地奔波着、勞碌着，但總覺得往來的人臉上都帶着或多或少的無奈，而推動他們去奔波勞碌的原動力也許就是這份無奈！

對不起，廷，我又亂發牢騷了！但那份悶滯的感覺越來越濃了，我忍不住要告訴你，恐怕有一天這股悶潮會吞噬了你和你我週遭的人，猶如在沙宣道上。

落葉的季節，轉庄的季節！將落葉和轉庄連在一起，多少給人一份悽酸、孤立無援的感覺！或許實際情形就是如此！好一個轉庄的季節！

廷，還記得Music Nite那晚嗎？在陸祐堂中，全是醫學生，但連叫Medic Cheer也有「打對台」的情況出現，究竟意味着些什麼？醫學生節的原意不就是想促進班與班的關係和院系的團結的嗎？怎麼落得如此收場？還記得去年的Music Nite嗎？上至八二，下至八六，都有class choir出席，而且高班的師兄師姐浩浩蕩蕩地走入陸祐堂，叫喊本班口号時，聲勢迫人，幾乎震撼整個禮堂！他們在百忙中還能組織合唱團出席比賽，實屬難能可貴，叫低班的我那份歸屬感油然而生！反觀今年，只得三班的Choir出席，加上一個fussy短劇，一片冷清清的場面，最後合唱 Medic Song，不少人是「口寧寧」，對氣氛的提高似乎起不了什麼大作用！廷，今次的醫學生節真叫我失望啊！

廷，我知道我要積極點，但我不知道怎樣才可以自己積極些！廷，教我怎樣去振作起來！

必

評

庶民

醫學生節已成過去，本來我對它及那時候的歡樂氣氛早已漸漸忘懷，但當我收到醫學會週年大會會議紀錄，看到紀錄內有關去屆文康秘書及醫學生節的動議時，使醫學生節的過程又重現我的腦海。回想在醫學生節短短的一個星期中，各班爭雄，弄出不少緊張刺激的場面，使到不少同學都能分享到此節日的歡樂；但是同時亦有些同學對此次醫學生節的推行表示不滿，在週年大會中發表他們對此件事的意見。

在整個節日中，最先引起輿論評擊的可算是醫學生節的宣傳了。有關的宣傳包括有海報，單張及橫幅等，有人評擊今年宣傳工作慢及不足夠，例如大部份宣傳都在醫學生節開幕前一天才出現，而且海報的數量及質素都不夠吸引及不合理。海報有二種，一種是以銀色為底色的小型海報，而另一種是張貼於陳蕉琴樓走廊上用「Felt Pen」繪畫的。有些同學覺得海報不吸引，而且後者的太過不像樣子了，不單只繪畫得十分醜陋，甚至連比賽規則也是用手抄影印本貼在海報上，既不清楚又不美觀，給人家的印象是畫那些海報的敷衍了事，一點也不盡責的感覺。

除了以上批評之外，評擊的矛頭不單只指向宣傳一事。在大部份節目中，醫學生節籌委主席都不是在場打點一切，令人感覺到他有點不負責任的。例如在英文歌唱比賽中，連評判在比賽前一天也沒有找到，但籌委主席卻不見蹤影，好像完全不知其事，幸虧有位幹事臨事為此次比賽找評判，否則此次比賽可能因缺乏評判而沒法進行。

還有另外一件事令到籌委和班之間關係惡化。在音樂之夜那天中午，每班所得分數的海報已出，而八五班的班委發覺計分可能出錯，而且對計分方法有所懷疑，故欲找籌委主席弄個清楚，但剛巧籌委主席已去了陸佑堂準備當晚音樂之夜事情，於是八五班委和八六班委便一行數人一窩蜂地湧到陸佑堂（編者按）欲找籌委主席解決清楚事情的真相，究竟他們班所得的分數應是多少。那時八五班委看來心情不大好，好像對籌委很不滿，態度令人不好受，而且他們所爭取的分數可能影響全場總冠軍的結果。

果，更使人懷疑他們到陸佑堂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幸好有幹事們在場調停，否則把事情惡化。

另外還有些其他意見是關於音樂之夜的。籌委似乎太過注重在音樂之夜上演的那齣話劇了，反而缺乏其他項目的準備工夫，例如大合唱團員要站立的架子也沒有準備好等，都是籌委一時不小心的疏忽。

雖然以上有很多批評關於醫學生節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記批評是要有善意及建設性的，而且大家要盡量客觀。每件事情都有好與壞的方面，例如計分方法及音樂之夜那些架子問題可能是籌委一時大意疏忽，或可能是籌委未盡其責，因此在事情未了解清楚前勿妄加判斷；而且更要俯心自問是否對他／她心存偏見而影响了自己的判斷力。批評是要針對事件而不是所做事件的人。

雖然有很多同學可能對今年醫學生節很不滿，但是大家要明白到醫學生節本身的意義是什麼。它的目的在於娛樂醫學生，調劑醫科生活之餘，也有團結班內同學、加強每班聯繫，建立友誼為主的。雖然有些事情例如計分方法等籌委可能疏忽辦事不週，但大家要抱着一團和氣，大家相和的，不應再去計較分數的多少及能否爭奪冠軍寶座了。若因小小事情而弄致大家不和，豈不是遺背了醫學生節的意義嗎？

編者按

本文其中一段提及有關八五及八六班委會計分數一事。據編委會了解，當時共有四位八五班委，四位幹事（八五班）及二位八六班委一同前往陸佑堂的。筆者亦是其中一員，文中內容是筆者講述他所感受到的情況。事後，編委會向八五班委查詢此事，他們說在醫學生節中，他們一直未有收到比賽章程，而也未能與伍志然聯絡；他們此行不是不滿意計分制度公平與否，而是對其混亂感到不滿。此外，其他八五同學亦希望知道真實情況，所以他們此行是為對計分制度之混亂查個清楚（其中分數確是有錯）而非為了有否機會問鼎全場總冠軍。

作為一個表達不滿、批評弊病的地方，週年大會這個功能，我想同學們都充份利用了，這很好。但當大家對有不完善的，都盡可能用既關切、又誠懇的語調表達，將充滿批判、唇槍舌劍的戰場化為溫情洋溢，互相勉勵的園地，就豈非更好嗎？

畢竟大家都是醫學院的一份子，誰也不應、亦不忍苛責誰。今年的醫學會說得好，提出「互愛精神」，平實又親切，若能實現此理想，相信大家能得到一個更和諧的醫學院氣氛，更可以回味的醫學生生活！

.....後記

爲甚麼感到遺憾？

金童

不負責任的態度，表示遺憾。」（七時五十四分以無反對下通過）。

關於整個醫學生節都有很多的討論，尤其是音樂之夜，對於醫學生節的氣氛，宣傳，節目安排，聯絡及統籌方面，討論都很熱烈。不少同學提出批評及質詢，和指出負責同學不肯聽取意見；更重要的是搞活動的態度問題。由於伍同學（籌委主席）未有出席，而列席的一位籌委（亦為幹事）亦不清楚箇中詳情，所以無法解答同學的問題。在這種情形下投票其實是極不公平的，好像缺席仲裁一樣，有關同學沒有答辯，並不代表做了錯事，但是大會並無剝削其解釋機會，可惜伍同學沒有藉自或以代表交代事件經過，大會祇好進行表決。

正如大會中所說，全民大會應該有前瞻性，不應祇從追究責任入手。但是我們不能抹煞追究責任，畢竟這是同學知悉和討論醫學會全年工作的機會。雖然一些同學在舒洩積壓心頭的憤懣，基本上大會是理智的，針對事的本身而不是個人，投票不是基於遺憾了多少次，亦不要求事情做到盡善盡美，所以有「籌備及推動未如理想」的「遺憾動議」被否決。

幹事會在十一月十三日接到辭職信，內容無提及辭職理由。幹事會無法在大會前與伍同學接觸，而他亦無法出席大會，亦未向評議會或全民大會提出請辭，所以大會無從知悉其理由。因為憲章內沒有說明辭職的方法和處理程序，所以醫學會無權拒絕辭職，但同學可以追究責任。幹事是全醫學院同學共同投票選出的，應該向全體同學負責，不應不提理由而辭職，這是對同學的不尊重。

雖然這次未必是「無故」，但直至大會開始為止，沒有人可以提供他的辭職理由，而伍同學亦放棄了在大會中向同學解釋的機會。

第二個是「對於醫學生節八二籌委會主席未能出席第三十六屆全民大會對其醫學生節八二之工作作出交代，及其

校聞點滴

第三十六屆週年全民大會

幹事會新內閣（82—83）

第卅六屆週年全民大會在十一月廿五日下午六時正在李樹芬樓高層演講室開始，會議至晚上十時四十五分休會，會議地點遷往陳蕉琴樓學生休息室復會，會議於翌日早上七時半左右結束，當天出席人數共一百廿二人，各班同學均踴躍參加；會議討論重點為幹事會全年之工作及其他常設委員會之全年工作。

文康秘書辭職

幹事會通告，八一年度文康秘書伍志然於十一月十七日正式提出辭職，據悉伍志然同學並未於辭職信上解釋原因，幹事會亦未能於全民大會中作一交代，以致全民大會通過一遺憾文康秘書之動議。

醫學生節八二

八二年度醫學生節，由於籌備上頗需時間，整個醫學生節延遲至十一月初舉行，開幕典禮在十一月五日，因天雨關係，扯大旗比賽被迫取消，醫學生節高潮為十一月十二日之音樂之夜，除了比賽之外，更有其他表演項目和頒獎禮，八二年度醫學生節總冠軍為二年級（八六）同學，亞軍三年級（八五）同學，季軍一年級（八七）同學。

學生會評議會的前瞻性如何？

港大學生會會員

(一) 學生會的發展日益龐大，中央與各屬會的關係應該是走向日趨自主化及權力下放。在這方面，由於醫學會的地理環境及專業的特性，實在比其他屬會及單位更需要在處事上有自主性和彈性。

(二) 對十月廿八日第八次學生會評議會第二節動議一通過的理解：一註：有關評議會會議內容如動議，傾向等可參閱啟思血書特輯內學生會評議會要錄。

1. 沒有考慮到憲章上的字眼常採用普遍性字眼 (generalized term) 的意義，是希望在運行上有一定的彈性，這是由於：

(I) 在互相尊重及信任下，單位應有一定的自權 (只要不違反學生會成立的目標、憲章及學生會評議會的議決)。

(II) 實際工作上的困難。

2. 沒有考慮到實際工作上的困難，一味只顧集權於中央。這動議意味著以後就(I)外務事件一例如搞講座，向外界發表聲明等(II)影響學生會整體(III)與校政有關的事件上，無論程度大小，單位可有如下的做法：—

(I) 估計有否不同意見存在：—

若估計有：—要召開評議會，等待評議會判決後才可辦事。

若估計沒有：—立刻可做，但要冒著一旦有其他單位持不同意見時，會被立刻終止行動，且有因不尊重評議會議決(即上述的動議)而被評議會表示遺憾的危險。

(II) 不作出估計，直接諮詢有否意見不同：—做法可以向個別單位諮詢或在評議會中提出。第一個做法需要很多時間，因為評議會之下有很多單位。第二個做法若非碰巧有常規性評議會會議，便要召開緊急評議會。

(三) 對動議二討論的理解：—

動議一通過而動議二卻交與修章委員會作反應，當時提出的理由是

1. 評議員要徵詢自己單位內的意見

2. 此動議對單位有深遠影響

本人相信上述兩個理由亦適用在動議一上，所以覺得評議會在這兩項動議討論上的原則，前後互相違背。在此，對在動議一投贊成票而同時贊成收回動議二的評議員，本人對他們作為評議員在判斷事物上是否有貫徹的原則表示懷疑。

(四) 對學苑工作的討論及動議的理解：—

1. 大大削弱了學苑作為港大學生報對社會事物前瞻地、敏銳地批判的能力。以後，在社會行動上學苑將不能扮演發動甚至響應的角色。對於以發揚民主、言論自由、社會批判、監察學生會中央等為主要目的的學苑來說，這動議不但否定了學苑本身作為輿論先鋒的意義，對學苑本身有嚴重打擊，亦對以往學苑在學運上所發揮的帶導性，予以負面的評價。

2. 這動議引申著由五千多同學投票選出來的學苑編輯及其他在評議會通過的編委不能對外界發表聲明，但只由會員選出來的屬會(包括院會及舍堂)，國事學會、社會服務團及其他單位却可以對外發表聲明，究竟怎樣才算是尊重民意？投票的意義何在？若要不違反處事的一貫性的原則，那麼其他單位或屬會亦應不能對外界發表聲明(時委會除外，因憲章上另有規定)，那應以後港大對外只有時委和評議會的聲明。雖然這樣做法上較為統一，但這卻違反了「發揚民主精神」、「容納他人他事」及「培養敏銳觸覺」基本精神。以後對外聲明上，單位不能發揮其獨特性，如醫學會對醫療問題如醫藥分家，東區醫院等問題的意見也不可對外發表了。

3. 十一月三日第八次評議會第三節，動議一不過及第四個傾向表示的結果，顯示出評議會意見的自相矛盾。在同一節評議會內就同一事項竟有兩次完全相反的意向，這反映出評議會內有處事原則搖擺不定的現象，若不，則肯定有評議員在未充份掌握事件時不負責任地投了票。對評議會這樣的運作，本人深表遺憾，亦感到評議會內正存著種種危機。

結語

一、明顯地，在上述事件上，學生會評議會失去了民主、前瞻的功能，而那些決議皆是消極、保守、中央集權化的表現。這些都是學生會發展上的一大倒退及阻礙。

對評議會現時的評價

1. 效率慢，普通討論氣氛偏低，整個評議會瀰漫著幹事會主席(主角)，其他評議員被動(配角)的風氣。

2. 就血書事件上

a. 評議會主席在評議會中作出不適當的引導，如第一節中未能盡快將小組的工作及地位及早討論。主席亦應保持程序上的中立，在適當時提供資料及在程序上提出意見，但不應作不中立的意見或演譯，以免誤導評議員。

b. 部份評議員事前準備不足，未能在討論會中參與討論及對事情有所掌握，評議員應事前在對接觸各方面，了解事情始末，再從多方面，多角度考慮，綜合自己單位內的意見，在評議會內再討論及作投票。但對此事未有掌握及分析時，評議員不應盲目地、慣性地投票。

c. 評議會內激烈辯論時，應該針對整件事件的，不應只針對幾位評議員，並對他們作出不合理的聯繫，對每一新的觀點應該從新考慮，不明白時不應妄下判斷。

e. 評議員應儘量客觀地，冷靜地處事。

評議會的客觀制：人數、時間，複雜的議程等在每次及每年的評議會均出現，使評議會不能有效的運作，但除效率之外評議會亦是發揮民主精神及領導學生會的地方。

建議我們應該：

a. 檢討學生會評議會的架構—使評議會能有效的運作
b. 評議會的角色

1. 評議會討論及議決的事項—如何發揮帶動、監察、民主精神。

2. 評議會主席的工作及角色。

3. 評議員的工作及代表性及人選。

應如何看

學生會中央與單位關係

團體的團結性—目的意義

團體的成立必有它的基本條件及凝聚力量，港大學生會成立的基本條件在於我們都是香港大學的學生，凝聚的力量就來自我們對學生的責任的認同，發揮港大團結性的目標正如憲章內說的“four aims of the Union”所以我們“Unite is not just for the sake of unity, but for fulfilling the Aims of the Union.”

在“fulfilling the Aims of the Union and Unity”之間有所矛盾時，我們認為“fulfilling the Aims of the Union”比起漫無目的的“Unity”來得更有意義。

團體的結構—在於發揚民主精神：

民主精神的建立在於(一)健全的民主架構

(二) 羣衆的民主意識

(三) 領導階層對民主的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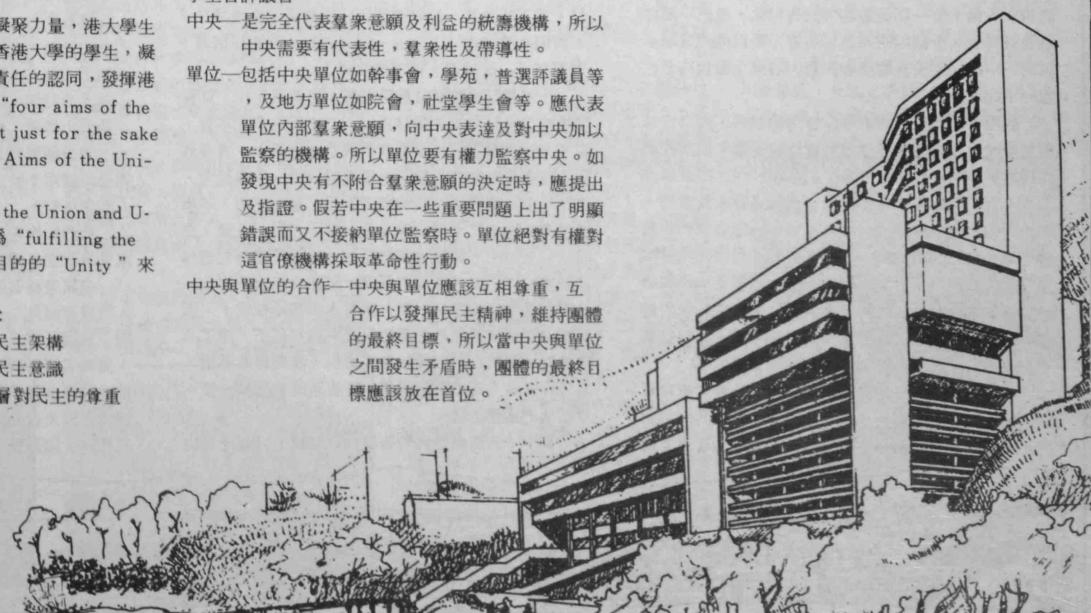
民主的架構

學生會評議會

中央一是完全代表羣衆意願及利益的統籌機構，所以中央需要有代表性、羣衆性及帶導性。

單位—包括中央單位如幹事會、學苑、普選評議員等，及地方單位如院會、社堂學生會等。應代表單位內部羣衆意願，向中央表達及對中央加以監察的機構。所以單位要有權力監察中央。如發現中央有不附合羣衆意願的決定時，應提出及指證。假若中央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出了明顯錯誤而又不接納單位監察時。單位絕對有權對這官僚機構採取革命性行動。

中央與單位的合作—中央與單位應該互相尊重，互合作以發揮民主精神，維持團體的最終目標，所以當中央與單位之間發生矛盾時，團體的最終目標應該放在首位。





絲綢之路漫記(續)

郭昶熹



上文提要：作者與二位同學於今年暑期到絲綢之路旅遊，途中經鄭州、蘭州、酒泉，正向敦煌進發。

別以為八小時的長途汽車會是一段非常沈悶的旅程，我可以向你保證，你所能看到的，將不會令你失望。在這浩瀚的戈壁沙漠，人跡確是非常罕見，隔了很久才能看見一兩間用沙泥蓋搭的房子，相信這些是維修公路的工人所住，習慣了城市的生活，是很難想像他們怎能長期熬在那裏。他們所面對的一望無際的黃沙，與外界聯絡可能只有一部收音機，白天的氣溫在四十度以上，而晚上可能下降至十度左右，要自得其樂，談何容易。

海市蜃樓，你一定聽過吧，你亦可能對此充滿美麗的幻想，但要一睹它的廬山真貌，你就非坐這八小時不可。如幻如真，一會兒出現，一會兒隱沒，確是大開眼界呢。

我們於下午五時左右抵達敦煌市，敦煌賓館已被外國遊客住滿了，被安排至一招待所居住後便要立刻和中旅社聯絡，安排到鳴沙山看日落。在這裏，日落的時間大約是晚上九時十五分，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上一步而滑下步，才到達只有一百米左右高的沙山頂部，坐在山頂喘氣，望着夕陽西下，又是另一番滋味。從山頂下來是這項節目的另一個高潮，在沙山上滑下來，越滑越快，像快要滾下去似的，確實刺激，但要小心有刺的植物，被它刺到可不是舒服的呢？

一回到旅館就要排隊等洗澡，因為熱水只供應到十一時，遲了就沒有熱水，別以為這裏因為日間溫度接近四十度，用冷水洗澡也沒有問題，這裏的冷水確

是名符其實的「冷」水，就算日間將手放在水中，也會被浸到僵硬，晚上更不用說了。聽說這裏的水是從天山引來的，怪不得會這麼冷了。

讓我告訴你一個故事，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有一個女子嫁到很遠的地方去，有一天，她知道遠方的父母病倒，正在垂危邊緣，她於是帶同三個兒女，回到娘家去探望垂死的父母。途中她經過一條河，水流非常急速，一不小心，她的大孩子掉到河中，被急流沖走了。她非常傷心，只有將小兒子放在河邊，先帶着二兒子過河，等一會再帶這小孩兒過河。怎料正在渡河之際，她回頭看到她的小兒子已被一隻豺狼吃掉，大驚之餘，連第二個兒子也掉到河裏，被水沖走。在這短短的時間裏，她的三個兒子相繼死去，她唯有帶着悲痛的心情回到父母處，但當她到達時，她的父母亦已死去。她亦只好回到丈夫處。正是禍不單行，她的丈夫也在她回來前不久死掉，根據當地的風俗，她是要和她的丈夫葬在一起的。正當葬禮在舉行中，有一羣大盜到達村裏，四處放火搶劫，人們四散奔逃，那大盜首領見她頗有姿色，於是就將她帶走，做其壓寨夫人。怎料世事變遷難預料，不久，那大盜首領又被官府捉去，她亦要逃到遠方。她想，她在這一生從未幹過半點壞事，為什麼會得到這樣的報應呢，人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難道這都是謠話嗎。她心有不甘，於是她到佛祖前，要他解釋。原來她前生是一個王后，但並未生下兒子，國王於是立了一個妃子，不久妃子生下一個兒子，她因恐怕那兒子會繼承王位，於是在一個晚上，她悄悄地將那小孩殺掉

，還誣告是那王妃幹的。她今生的一切遭遇，正是她前生所種下惡果的報應。

故事精采嗎？但如我告訴你這故事全都畫在一幅壁畫中，你相信嗎？這就是名揚中外的敦煌莫高窟的壁畫。敦煌莫高窟、山西的雲岡石窟及洛陽的龍門石窟，是我國的三大石窟，而表現的技巧各有不同。敦煌的莫高窟，我個人認為是三個石窟中最美麗，最令人嚮往的。上面的故事，只是其中一個石窟中的一幅壁畫，全莫高窟有四百八十多個石窟，還有很多比這壁畫更美麗，故事更傳奇的壁畫，加上導遊人員的生動介紹，雖然只開放四十個石窟，也令人大開眼界。如果你認為中國畫只是那些黑白二色的山水畫，你就錯到這裏看不到了。

不要以為所有的壁畫、雕像都是與佛有關，它記下了一千六百年來，中國人民的生活、信仰、音樂、與外界的通商，更重要的，它的藝術價值是無可估計的，連我這對藝術一點都不懂的，也看得津津有味。中國政府更設立了敦煌藝術文物所，對這寶藏展開探討、研究。

敦煌很偉大，令你覺得很驕傲吧！好！讓我再告訴你一個故事。

光緒二十六年，即一九〇〇年，一個姓王的道士在打掃莫高窟北端七佛殿下石窟的積沙時，給他無意間發現了另一個石窟，裏面所藏的，是千多年來用不同文字寫下的經書、樂譜等，對文字學、中國音樂等研究，是不可多得的資料，但當時的政府並沒有重視它，從清末到民初，外國的所謂考古家將這些文献一



箱一箱地運到外國，最主要的國家是法國和日本，還將壁畫整幅剝下來運走，最後這藏經閣所剩下的就只有空氣，什麼都沒有了。

讓我再告訴你一件事，時間是大約一九八〇年，一個日本教授來到中國訪問，他是研究敦煌藝術的，他對我們中國人說：「敦煌在你們中國裏，但敦煌的研究卻在我們日本。」其態度之囂張，我真不知說什麼才好，留下幾格空間，你們喜歡說什麼就說罷。□□□□！

再談談敦煌吧：原來那些導遊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員，但一切從遊客得到的利益，他們一點好處也沒得到，全歸中國旅遊局所有，所以他們是頗不忿的，中國如要妥善地發展旅遊，這些小節也得要注意一下呢！

敦煌有明文規定是不准在窟內拍照的，因為害怕閃光燈的強烈光度對那些顏料會造成損壞。但與我們同行的另一間大學的一位學生則不顧一切，每乘導遊人員不覺，舉起相機就拍，有一回給導遊人員看到，制止了他，因為大家是一塊兒走的，所以令我們也覺得尷尬。他後來還沾沾自喜呢！雖然不用閃光燈對幅畫等並不會造成損害，但國有國法，破壞了法律還沾沾自喜，不知是他的錯，香港教育的錯還是社會的錯了。雖然不准拍照，幸好還有名信片可買，也算是留下紀念。

離開敦煌，下一站就是吐魯蕃，吐魯蕃火車站離開縣城四十公里，而火車的到站時間又和公共汽車的開出時間不配合，如要立刻進城，一是乘坐便車（即

順風車），一是打電話通知賓館，由專車前來接進城。否則便要在火車站或公共汽車站等候四至五小時。所以我們一下火車，便向周圍的貨車詢問可否載我們一程，豈料所有的司機都拒絕，大多數都說他的貨車不是進城的，後來有人告訴我們，是上級下令不准接載旅客的。我們唯有打電話到賓館，怎知火車站唯一可用的電話，因為我們拖遲了近一小時，碰巧是午膳時間，不能借給我們用，到二時才開始辦公，但已趕不到下午的旅遊行程，為了省同一點，我們決定乘坐公共汽車，在火車站附近徘徊了近三個小時。奉勸各位，到了吐魯蕃，還是乖乖的給賓館賺了數塊錢好了，否則你要多住一天旅館，不只多交一天的住宿費，還浪費了一天時間，得不償失呢！

吐魯蕃的旅遊點分散得很廣，要遊畢全程，只有向賓館包一輛汽車，價錢由每人二十至三十元不等，視乎人數多寡及汽車是否有空調（即冷氣）。有些外籍的遊客認為太貴，僅了一隻毛驥只遊一兩處地方，但在四十六度的炎熱及乾燥天氣下，毫無遮蔽，不中暑才奇怪呢！二十多元確是貴一點，但高昌故城、交阿故城火燄山，及停放在乾屍的古墓羣，確有它值得參觀的地方。尤其是那古墓羣，屍體之所以不腐化，是因為那極度乾燥的天氣，所有水份都給抽乾了，因而得以保存。帶我們進墓的只是一個女孩子，除了不准拍照，我們是可以摸一摸屍體的。我們自然不怕，但另外有些人為了表示勇氣，硬着頭皮也要摸一摸，不知他們感覺怎樣。

其中一個高潮是到葡萄溝公社參觀，只要你付出

五角錢，葡萄便隨你吃，有大有細，吐魯蕃的無核白葡萄是舉世知名的，遠銷北京、上海、香港及海外，在香港，價錢可不便宜呢，就是在吐魯蕃，也要七角錢一公斤。但頂多是吃一公斤吧，只見每人都開懷大嚼，更有左手一串，右手一串，一起放進口裏；恐怕有所損失似的。在香港才捨不得這樣吃呢！

離開吐魯蕃，乘了六小時的公共汽車到烏魯木齊，在烏魯木齊，值得一遊的是天山和天池及南山牧場。天山終年積雪，夏天時，一部份雪便溶解，流下山谷，形成天池，再從天池向下流，為新疆省提供食水，及灌溉之用。從前，每當天旱，當地人民便祈求上天更加炎熱，令天山的雪得以溶化，流下那生命之源。到了天池，一定要留下一個晚上，否則你便欣賞不了那天池的美，你更可以沿河谷走上雪線，採回十朵八朵天山雪蓮，據說對風濕性關節炎有特別療效的。

到新疆省旅遊，不嘗一嘗當地的水果，可算是未到過新疆呢！哈蜜瓜、黃蛋子、白葡萄、蘋果等，令人回味無窮。

我們的旅程到此結束，但有一件事令我很遺憾，就是沒有到省博物館參觀，確是損失不少。

這旅遊線確是值得一去的，雖然見到了一些外國人的猙獰面目；一些香港人眼中無人的樣子，諸多挑剔；見到了歷史文物飽受外國盜竊，自己國人的蹂躪；見到了國內同胞的生活還有待改善之處。但我懷念途中那些小孩子的揮手，懷念祖國美麗的風光，懷念那段六天未有洗澡的經驗與滋味，更值得懷念的那種親切感，因為我是中國人，我要向你致敬，中華民族。



一千八百公里外的生日

灰白的穹蒼，迷濛的遠方，絲絲的細雨，砭骨的寒風，蜿蜒的水道，孤獨的遊船，加上岸傍青山褐土，艙頂上一羣瑟縮的小孩，兩位同伴，還有我那發抖的雙腿，揭開了這天的序幕（自出娘胎以來，第一次在西北千八公里外渡過的生辰）。

望着這羣小孩子受着風吹雨打，我心頭湧起一陣的歡意。他們是一個國內夏令營的小學生和老師，共五十多人包了這艘船遊炳靈寺；可是被我們這班港客及一些外國人（共十七人）捷足先登上了船，除了我們三人外，其他港客和外國鬼都已鑽進細小的船艙，於是他們祇好在船頭。天氣好倒蠻不錯，下雨時簡直是活受罪。我真不明白那個攬手的鬼子怎樣去騙來一封信，說我們全都是留學生，因而特准我們上船的！

雨水自尼龍帳篷上一點一滴的打下來，打在我身邊小女孩的額角，黃黃的臉孔，乾躁的皮膚，逆來順受着那些討厭的水滴，祇是偶爾抹抹額角，並沒抱怨船頭漏水，也沒有意圖走開（雖然亦沒有其他空位子），好像水滴並不干她底事一樣。我忍不住，把草帽給她戴上，小女孩害羞地推辭，終於在半強逼下戴了。



我那雙祇穿了短褲的大腿再也受不了船頭的寒風，船尾卻是最好的避風地。船逆流而上，初段和末段水道較狹，中段河面寬廣，兩岸都是山和深褐色的泥土，「中國旅遊」曾把劉家峽比作長江三峽的風光，但我卻看不到有什麼特別。末段時沿岸景色則頗壯觀，四面石峯參天，奇形異狀，盡可描繪成不同的事物，例如四指向天，書生背包狀等，而不同的角度又予人截然不同的形狀。船行了約四小時，在一處不顯眼的地方停岸，走那寬不足一呎的「跳板」時，我真擔心凍至發抖的雙腿會把我摔倒海去。

炳靈寺石窟在甘肅省永靖縣城附近積石山，地理古籍「禹貢」中的：「導

河自積石，至於龍門。」便是指大禹治黃河，從積石山開疏濬，直到洛陽龍門。從劉家峽水庫大壩乘船，經過廣闊的水庫湖面，入峽後「千峯林立，萬壑爭奇」，確是令人嘆為觀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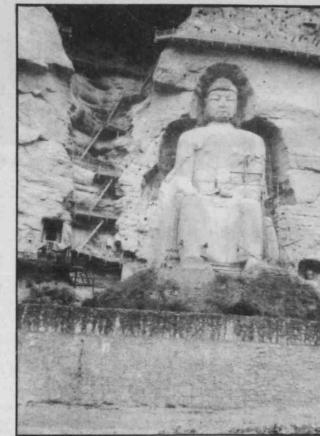
上岸的地方根本不像一個「碼頭」——一堆亂石，加上鬆軟深褐色的泥土而已。向上走不多久便豁然開朗，左面是劉家峽石窟，右面的小丘上是房屋，中間平地上呈龜裂狀，窟下的防水大堤清楚可見，這個景像和「中國旅遊」中圖片的遊船停在大堤石級旁的情形，簡直無可比擬。圖片畢竟是某一期間某一角度的景色，不優美就不會列出來。

炳靈寺共有百多個窟龕，有石造像，泥塑及壁畫，屹立在崖壁上，以一個高廿七米的石雕彌勒坐佛為最大，這些壁畫雕塑的年代，遠至十六國時期的西秦（公元三八五至四三一），經北魏、北周、隋，以至唐代，尤以盛唐時期的作品為多。這裏曾是西秦的佛教勝地，亦是絲綢之路蘭右段南線的要衝，為佛教徒及商旅必經之地。窟龕的分佈可分為多層，由棧道連接，現時祇開放下面的石窟，多數有兩扇木門拱護。我們由一個導遊帶領下觀賞，說據可以從雕像及壁畫上，看出當代的文物衣飾，藝術手



法及物形象等，可惜那位年輕的女導遊祇介紹那些雕像的人物，對我們這羣佛教及藝術的門外漢來說，壓根兒分不出同年代相異之處，甚麼唐代的較肥胖，亦不清楚佛教的故事和人物。很多窟正中都是佛祖，菩薩在左右，再外是大弟子阿難和最小弟子迦葉；也有些雕像像是釋迦、多寶佛和菩薩等，不過他們都有不同的面目表情和姿勢，遺憾的是我們不懂欣賞，而且不少的雕像已經破損和壁畫已剝落，給人一種殘破的感覺，但已使人驚嘆前人的藝術成就和恆心毅力。

寺下龜裂的地方，在水漲時原是淹着的，很聽說水位太低時是沒有船來這裏的。現在還在下雨，有部份地方已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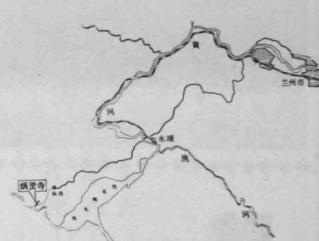


泥濘不堪，足可埋了整隻腳，其餘地面都頗軟，大力一點便可像武林高手般踩一個「密宗大腳印」在地上。裂縫有四至五吋闊，把地面分割成拼圖遊戲般，從裂縫間可看到地面是一層層的，十分像千層糕。

本來遊船是一小時後回來接我們的，當我們三人準時來到岸邊時，那裏有半點兒船的影子，當其他人陸續聚集時，我始肯定船根本未來。等着，等着，咒罵着，滔滔的河水快要把我不耐煩的心吞沒了，它——我們的船——終於來到了。嘆！不對！為什麼全船都擠滿人的？船上的遊客魚貫登岸，船員卻說一小時後才回來，又沒有解釋，直是豈有此理！後來知道這批人是乘另外一艘船旅遊的，但中途曾擱淺，又再撞船，後來由我們的船「救」他們到這裏。忽然，我看到 Prof. Lisowski 大感意外之外，急忙衝上前拍一張他和太太（？）相片，他——頭戴白帽，身穿防風外套，褲管向上捲起，腳踏布鞋——一個嶄新的形象。

雙手掬起河水，黃河真的水如其名，泥黃色的，「不到黃河心不死」，我這次是親身撫摸它，感受它，不自覺地流露出一股喜悅。永恆不息的水流，是中華民族的根源，灌溉出五千年的文化，也在歷史上造成巨大的災害，它象徵中華民族不斷前進，那怕要翻起滔天巨浪，……我的心彷彿已隨水飄到遠方……。驀然，一陣孩子的叫罵聲把我拉回現實，一羣當地的小童在懸崖上追逐擲石，好像發覺我們在觀看，所以「表演」得特別賣力。

終於前後等了二個多小時，船才來接我們，但且勿高興，一艘船載兩船人呢！老天，全個水庫祇有兩艘旅遊船呀！當船緩緩駛出峽口時，我真擔心負荷過重而擱淺，撞船或甚至沉船。這次誤點對一些旅客影響頗大，例如有人要趕搭火車，我們三人也要趕到火車站買票



，而和我們一起的幾隻「爛鬼」更大發脾氣，說什點遲了約會等，強行取了船內一個旅行團的西瓜，來補償他們的損失，還擺出一副打架的姿勢和用粗口罵人，簡直不可理喻。這班外國人可憎之處尚不止於此，跟着有一位小賣部的女同志進來說剛纔他們買東西算少錢，很有禮貌地和他們計算，其中一個聽得不耐煩，把欠了的六毛錢搓成一團擲在地下，她面色一變，不亢不卑地拾起錢放在几上，說：「錢我不要了，你拿回去吧。」我心裏大聲喝采，她總算沒有丢了中國人的尊嚴，同時我不禁要問，到底是什麼造成這些外國人的囂張跋扈呢？他們多數懂普通話，看樣子似是？學生，是國勢不振，被人家瞧不起嗎？是北京政府討好縱容外人，所以這些人自為高人一等嗎？為什麼中國會弄至今日的地步，抗戰八年，是勝利了，但得什麼？反觀人家雖然被打敗了，但現在已翻身又一條好漢，還來到你這個「戰勝國」旅行（船上有一旅行團是日本人），受到高一等的招待，身為中國人，能不汗顏嗎？

回程因為是順流，所以三小時便返回水壩，再乘二小時旅遊車回蘭州，先趕到火車站買票，吃過清真牛肉麵後，拖着疲乏的身軀步行回飯店已是十一時多，浴室沒熱水了，想起今天凌晨到蘭州，四時半便出發，深夜才回來，蘭州的廬山真面目還未認清楚，明早便乘火車離開，今晚又洗滌不成，唉，我也記不起多少天沒洗澡了，好像是四五天……。



心頭痕影

小小官

帶著對真理追求的熱忱，國家社會應有的責任，敢於付出代價的勇氣，我們徹夜無眠，無神的眼光，褪色的面頰，掙扎地思考，日以繼夜地工作，肚子、健康、功課、成績、家庭……都可放下但放不下的：是朋友的誤會、冷漠牆開始用冰塊逐漸砌成，互相只能隔牆呼喚，我開始覺得冰冷，內心的冰冷，朋友，我們冀望的是支持和鼓勵，但這已成奢望，但願有一絲絲的關係、一點點的體諒，可以嗎？這次我們了解到自己的弱點，人性的美醜、矛盾、民主架構、憲法、社會制度背後所被遮蔽的黑暗，現實會令大家盤算着權力、利益、明哲保身，再加上功課、成績、壓力、金錢，將來……難道人類的可憐，人生的可悲及可笑，是無可避免的？

但告訴你，這一切不為什麼，只因我們要追尋真理，有時可能根本找不著，甚至找錯了，但至少我們知道下一次應如何走？代價付出了，可能有人說不值得，但是只有老把自己當做珍珠，才會有害怕埋沒的痛苦，不如把自己當作泥土，爲讓衆人將你踩成一條路而高興，付出是需要勇氣的，你有勇氣嗎？只希望對生命的熱誠沒有退減，追求真理的热血沒有冷卻，並可融化冰冷的心，重燃消沉的意志，直到永遠！

駱元手記 換腎隨想

編者話

駱元，我們不會就此分手吧？對於您一年來的支持，我們衷心的感謝您，但願「換腎隨想」不會是您的最後一篇文章吧！

有一段時期，我以為自己很冷酷，對於一個個病人的去世，全不在意。他們有的因為一次心絞痛入院，證實是心肌梗塞；有的突然中風昏迷，在醫院床上躺一星期復一星期；有的患慢性氣管炎，進進出出醫院無數次，每次喘不過氣來，以為不行了，又救回；但最後都逃不過必然的命運。人老了，誰能計較。

這態度說出來會叫人搖頭，我懶得理會。只是有人偏等不到年老。十來歲的白血病孩子，承受着每次針藥感染的痛苦，控制得來，日子還算好過。許多慢性腎衰竭的病患者，懷着家庭的擔子，一次又一次地進院做腹膜透析，就洗不去那份疲倦、那份憂心；只能等待又等待着最後一刻。也是必然，能不計較嗎？

我憎恨慢性腎衰竭。即使有富貴人家可以負擔自置一副血液透析儀器，毋須依賴貧乏的政府服務，還不一樣？記不清楚是那一年的事情，有位母親指自己的一個腎臟出來移植給兒子。那時傳播媒介很熱心，大家都讚那母親偉大。

之後，新聞過去，人的記憶逐漸模糊，說模糊，當然還有一個醫療界努力宣傳的訊息：換腎是這些病人唯一的希望。

我看的病人，和前陣子大大不同了，主要是多了不少年青人。好一條屯門公路，把我們的病房弄至門庭若市！許多人看來健碩粗壯，有的在臂上、胸前，還刺着飛躍的龍、舞爪的虎，誰知道其實不堪一擊。一個個帶着鮮血進來，龍不會飛，虎不會舞。運氣好的，切半個肝一個脾後還可以出院，差的就只能帶來家人一陣嚎哭。一個大玩笑，我們無力主宰，要與天鬥爭，要不死，唯一希望確實在那腎臟。

醫院外，有各行各業各階層的人，瘋狂地投入賽馬遊戲；這裏，我們也在賭，在賭腎，為一個希望賭腎。去年，一名病人因為身體排斥外來的腎臟，必須把它拿出來，希望跟着幻滅。今年，一名病人抗拒不了外來的細菌，患嚴重肺炎逝世。或許，在希望中離去，其實是一種幸福。不過，最好這根本不是一場賭博。

反對賭博，我們前面，是一條漫漫長路。

插胃喉



我想大概不會有比醫院更能觸發人深思的地方了。因想兩年前，當我剛進入醫院時，我對每件事物都抱着好奇心，對醫生和姑娘都抱着既崇高又可敬的心，對病人的要求和反應又有那麼敏銳的觸覺。及至現在，雖不是一切都褪色，但轉變確實不少，現擇一、二事記之。

有一次，一位女病人因吐血而進院。恰巧那日天氣不好，正當她進病房時，一位姑娘正和另一位病人大聲爭吵。當我向她問完病歷後，我寫下要插胃喉，於是那位姑娘便過來替她插胃喉。但她急忙反對，她說：「我不要你來替我做甚麼，我一進來便見到你很惡。」

「我惡與不惡是我的事，現在你要插胃喉，我就替你做好了。」那位姑娘這樣回答。

「我不要你替我插胃喉。」病人說。

「你以為我很想替你插胃喉嗎？」姑娘應道。

那女病人轉向我道：「醫生，我不需要她替我做，可否由另一位姑娘來做嗎？」

那姑娘立即說：「他不是醫生，你也沒有權去選擇由甚麼人替你做事，現在我問你，你做唔做？」

她堅決地答道：「我不要你替我做！」

很多人都望向這裏來了，另一位姑娘拿着一張紙走過來，說道：「小姐，小姐，你千萬不要動怒。你安靜下來吧，你聽我說，假如你不想插胃喉，就在這紙上簽名吧，你如果簽了，那麼我們也不會堅持要替你插胃喉的，大家都好。」說完便把罷醫的簽名紙拿來。

她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這個被稱為不是醫生而替她檢查的人，在這事件中卻無法加援手阻止姑娘的行動，現在她的選擇就紙有簽與不簽。我告訴她，插胃喉對她是必須的、有利的等等。

她閉起眼睛：神情就好像很後悔自己為何會突然這樣暴躁。後來，當插胃喉時，她的淚水一滴一滴地流下。



生之呼喚

牢騷

在某一個黃昏，我發覺世界上的人都死了。
在這個黃昏，我見到一張張紙白的面孔……
在嘻笑、嘲弄、一副副逗人可憐的模樣。
它們有著眼睛，有著鼻子，也有……
窗內的燈光亮了，我忽地發覺，它們都是「人」！
幹嗎都是這個樣子？
在驚懼的眼光中，我懷疑人的定義。

那麼，那個只懂得機械操作的是有生命嗎？
橫視周圍，我只覺得他們都是「活著的死人」。

在某一個早上，我發覺大地都活起來了。
那清晨的陽光，帶來了一個和暖的世界。
那無知的小童又造福了一件好事。
一張張毫無表情的木頭竟然吸起氣來！我嗅到生命的氣息。

惶恐的我，該又是誰？
一張畢業文憑，幾套板直的制服，
一個公事包，幾分上流社會的氣味，
我悄悄地走到牆角落，低聲的問：我是人嗎？

八二年十一月三日一時三十分

醫生？法官？

上了三年班，我開始有點覺得自己像個醫生了，尤當穿上白袍，把耳筒放在口袋裏，徘徊於瑪麗醫院的走廊時，我更是大搖大擺，神氣非常！不過腦子裏卻空空如也，甚麼 physical signs、differential diagnosis 都攬得一塌糊塗，我一方面對自己的無知感到慚愧，但另一方面卻高興見到有這樣刺激，叫自己不得不奮鬥，而直到最近才發覺讀醫科原來是這樣富趣味的。

不過蛀書終歸蛀書，發白日夢時就得夢想天開，不妨讓自己荒謬一下。文波滿腦子都是怪主意，現在連看報刊也學人戴上「專業」眼鏡，尤其是對於有關醫學消息的新聞，更是議論紛紛，儼然一位「專家」……。

前陣子報章就刊登過美國某女權組織為爭取設立一個專為單身女子服務的精液庫而闖上法庭。人工受孕本來對生育有困難的夫婦是一件好事，但人類就往往濫用科技的發達去滿足一己的私慾。真想不透她們既然要維持單身的自由，但又為什麼要養育「自己」的骨肉？為什麼要嚙嚙做母親的滋味？當孩子不斷成長時，假若他們知道自己出生的秘密，會養成什麼樣的個性？債世疾俗、與人格格不入？又抑或是熱心公益、與人建立良好的關係？現今帶着孩子離婚的人已經夠多了，破碎的家庭造成愈來愈多的問題青少年，而她們卻嚷着要再弄一批無父親的孩子到世上來！唉，養育一個孩子不是養一條狗、一隻貓那麼簡單哩！

最近報載疱瘡二型(Herpes type II)的性病蔓延得如火如荼，而這類病原體深入神經細胞內，很難根治。據調查所得，歐美先進國家的風流人物也開

車文波

始收心養性，不敢再到處拈花惹草了。其實在疱瘡泛濫之前，也有淋病、梅毒等常見疾病藉性交傳染的，但為什麼他們就不怕？無他，只要他們到醫生處取藥方就行了！

也不知怎的，自己總是覺得醫學界愈是研究，愈是發明一種又一種新的治療法，所帶來的是容讓我們更肆無忌憚的去放縱自己！避孕方法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了。正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今年上系統病理學，把致病的原因讀得更加仔細，對吸烟的行為愈來愈敏感、愈來愈討厭，尤其是坐公共汽車或渡海小輪時，每見身邊的人毫不無公德心的拿着香烟，吸呼吸的，腦子裏就浮現一幅幅的影像…… epithelial metaplasia 跟着 more susceptible to infection 再由 nasopharynx 落到 alveoli …… 實際我們要消除吸烟的害處，老是埋首於外科手術的改良就足夠了麼？另一方面，無論我們怎樣宣傳吸烟的害處，他們也置之不理，奈何！其實我們除了「斬腳趾避沙虫」以外，更應多做一點事！嚴格地說，在公眾場所吸烟是最自私的行為，危害自己的健康不消說，更強迫身邊的人也一同吸入「香」烟！這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通的，而且當他們的呼吸系統出了毛病，要入政府醫院診治，那麼我們這些沒有吸烟習慣，但又經常被迫吸入烟塵的納稅人，就得替他們分担昂貴的醫藥費甚至手術費了。所以我提議立例管制吸烟，或多抽他們三四倍薪俸稅，以作健康基金，或是逢「烟精」求診時我們都加倍的收取診金，至於在公眾場所內，一律不准吸烟，違者重判入獄！醫學界最好發明一種疫苗，注射入人體內刺激抗體生產，跟香烟的原素作對，來第一個一類超級敏感 (Type I Hypersensitivity)，當他們嘗過氣管收縮，呼吸困難後就不再敢拿香烟，耀武揚威了。

做個中國人

熹

朋友，有一件事我很想跟你说。我覺得你我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了。你每次說話，我就覺得厭惡，不是你說話的內容空洞無物，而是你不中不英的語言，令我厭惡，令我為你覺得可惜。

如你覺得「號外」雜誌那種表達方法很適合你，而你看得津津有味；如你覺得半中半英的語言更能表達你的思想；如你覺得在每句說話能加上一兩個英文字是一種光榮，是一個身份的表示，那麼請容許我說一句話，你已不是一個中國人了。

請不要告訴我語言是一種用來溝通的工具，只要能夠溝通，怎樣說也沒關係。我現在就請你向北方看去，你的不中不英的說話能和十億中國人溝通嗎？你自己亦應該知道那答案罷——「不可以」。如果你只滿足於與你一樣的人聯絡、說話，那麼，就讓我替你作一個預言，你們將於歷史上消失。請看，現今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的語言是由兩種截然不同的語文所構成的。

你亦不要告訴我，你已經習慣下來，改不了。一個扭傷腳踝的人，他一樣可以不去求診，而能一拐一拐的走路，他是可以習慣這樣走路方式的。但請你作出抉擇，你願意做一個習慣於殘廢的人，還是做一個健全的人。

我知道這不全是你的錯，你生活在香港這地方，接受畸形的教育，你父親和母親教你说的是中文，但這教育制度令你要用英文來學習，你接受不來，但你亦反抗不了，不中不英的語文是這制度的產物，你不自覺地接受了，亦應用起來。但請你勇敢一點，起來吧！說十億中國人都說的中文，好嗎？這絕不是一種羞恥，而是一件無上光榮的事。

如果你還是覺得我說的是無稽之談，那麼我勸你不如放棄中文，只說英文好了，那樣，你還可以和世界上很多人溝通，不用單獨生存於此世界上。

一個民族之所以能將其文化延續下去，不是靠強兵壯馬，而是它有一套自己的語言文字，一套不可被其他文化所取代的語言文字，一套只可將其他文化精華融會其中，不可以與其他文化並存的語言文字。我們中國文化能夠存在數千年，是因為它就是一套這樣的的文化。

如果你覺得中文不足以表達你的思想、感情，需要用很多別國的文字來補充，這只表示你的中文程度很不足夠，請不要侮辱中國的文化。

說好中文以後，再做的，便是要用一套大家都懂的語言來說話，這就是普通話，但這是將來的事了。

朋友，請聽我說，用純中文來說話罷！

做個真正的中國人，好嗎！
從今天起。

亂

看「看福克蘭島之役」

三

今年四月至六月間，當福克蘭島戰役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時，在電視新聞報告的時間，陳蕉琴樓的電視房顯得非常熱鬧，甚至早在十五分鐘前便已擠得水洩不通了。許多港大的醫學生，對時事似乎也很關心。

當他們在螢幕上看到飛彈窮追着戰機，繼而看着它們化作一團火球時，他們興奮得歡呼喝采起來。有些同學更停止了他們的高談闊論，替畫面配起音來「eee—woo—boom!」「嘩！勁呀！」

為什麼要喝采？他們可知眼前的並非戰爭片，而是在遙遠的南大西洋上一些人的悲慘遭遇？他們當中也許有一些和我們年紀相若的年青人，驚恐地看着一架戰機在後面緊隨着自己而束手無策。這些高度科技下產生出來的殺人武器，沒有留給他們跳傘或逃生的機會。最後，他們只有在爆炸中化成一團火，消失在空氣中。試想若我們在他們的位置，我們會喝采嗎？

我們這一批未來的醫生，對生命是否如此漠不關心？那些士兵的死亡，是否為了讓我們去欣賞，換來我們的喝采呢？我確信作為一個醫生，基本的要求是要相信每一個生命都是神聖和寶貴的。

X X X

那天，福島戰事平靜下來，電視螢幕上只見一些年青士兵奔上直升機的片段。在電視室裏的同學，非但沒有為到戰事平靜而欣喜，相反地，電視室內只

有一片噓聲。他們也許為等待了十五分鐘而看不到那些刺激官能的畫面而感到不值。究竟他們關心的是什麼？是否要看到更多更多在戰機或戰艦上的人喪生在飛彈下，才感到滿足呢？

也許，福克蘭島是在太遙遠的地方，我們不容易感受得到。但在瑪麗醫院裏，每天都有痛苦和死亡。當我們輪流不斷的檢驗一個病人的時候，我們有沒有考慮到病人的尷尬和痛苦呢？病人進醫院是為了接受治療，減輕他們的痛苦，但換來的卻是另一種的痛苦。我們可曾嘗試從痛苦的病人、悲傷的死者家屬的角度去看看？那可是歡呼喝采的時候？

「病房態度」這個問題，每年都在同學間提起，但我們有沒有切實的實行，還是循例地去討論而已呢？

很高興看到今年醫學會幹事會候選內閣的競選口號：「推己及人，齊心發揚互愛精神。」推己及人是叫我們多些為別人設想。這種情操，其實是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應擁有的——尤其是我們這羣醫學生，因為我們將來的工作是要服務有疾病的人，醫治他們，使他們能有健康正常的身體去活出生命的目的和意義。因此，作為一個醫生，我們更應關心別人而並非自己。若我們要做一個好醫生，愛心是我們必須培養的。

我們的醫學課程沒有提供愛心培養這課。就讓我們在這幾年醫學生的生活中一同學習、培養和實踐「推己及人，齊心發揚互愛精神。」

寶寶，我不介意！

梁國賢

我在巴士上目睹一件令我很感動的事情，我至今也難忘記。當時，巴士上擠滿了人，因為沒有空位，我祇好站着。在我前面坐着的，是一位外籍婦人，正手抱嬰兒，嬰兒在哭，那婦人連忙呵哄他，但他仍哭個不停。她往手袋裏探，像在找什麼似的，但最後什麼也找不出來。她呈露焦急的臉孔，不停地望着嬰兒，也不時的望出車外。嬰兒還在哭着，她依舊搖着嬰兒。突然，她解開了一顆衫鈕。我不知是怎麼一回事，嬰兒還在哭着，她垂下頭看着嬰兒，又解開了第二顆衫鈕。我意識到是什麼事了，我轉過身，不想看下去。全車都好像很靜，祇有巴士在路上奔跑的聲音。過了一會，一切都靜，我再聽不到嬰兒的哭聲，於是我轉身，我見到一個美麗的情景——嬰兒甜甜的睡在洋婦的懷裏

，而她則安詳的望着嬰兒。

我看過後，我驚怪她肯在這樣的情況下用母乳餵養嬰兒，這舉動大概在西方的禮教裏不算什麼一回事。但我想，祇有外國人才會這樣做吧！可是我錯了。某日，我到公園獵影，隱約見到遠處有一個華籍婦人，她正用母乳餵養嬰兒哩！

我記起母親向我說過嬰兒時期的我是怎樣的。當時母親要出外工作，回家時已非常疲累，但她仍讓我吸人奶。我吸吮時非常用力，像是很餓似的，致使她有暈眩的感覺。但她休息一會後，又給我吸過，每當我想到這事，我都覺得慚愧和感動。慚愧的是當時我祇顧自己的飢餓而沒想到母親的痛楚，感動的當然是母親的愛了。



TELLING YOU

NEW THEORY OF HORMONES PROPOSED

The tradition in endocrinology had been to think that only highly specialized glands make hormones. Then, about ten years ago, evidence began accumulating that cancer cells, and even nerve cells, can make hormone molecules. Recently, a group of endocrinologists at 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 have proposed a substantially new theory of what hormones are and how they work. The theory explains a number of biological mysteries.

The universal occurrence of hormones, from higher organisms to such lower organisms as flies, worms, protozoa and even bacteria, urges them to propose that hormones are an ancient evolutionarily ancient form of cell-to-cell communication. Evidence shows that unicellular organisms may respond to hormones in the same way as animals do — through specific receptors.

They also suggest that cell hormones and neurotransmitters began as what cell biologists call tissue factors — substance that stimulate cells to grow or come together or otherwise react biochemically. Only when animals evolved to have extreme cell differentiation and cellular organization did glands evolve to overproduce these hormones so that the animals could use them in more clever and sophisticated ways. This

theory explains why it is that many mammalian hormones are tissue factor. For example, insulin and glucagon, in addition to their roles as hormones, act locally as tissue factors on cells within the pancreas.

They also argue that exocrine and endocrine functions overlap. At the level of unicellular organisms,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exocrine and endocrine function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xocrine and endocrine functions occurred late in evolution, they propose. This hypothesis explains the finding that many classical messenger molecules, such as prostaglandins, nerve growth factor, and the hormones luteinizing hormone releasing hormone, gastrin, and prolactin are found in exocrine fluids such as saliva, intestinal secretions, milk, and semen.

The NIH group postulates further that cells contain a number of genes for each hormone and that which gene is expressed by a given cell type is arbitrary.

If there are indeed many closely related genes for each hormone, only one of which is ordinarily expressed in a particular cell, some perplexing behaviors of cancers may be explainable. Cancer cells frequently secrete hormones that can sometimes cause severe metabolic disturbances. For example, lung cancers often make vasopressin, which causes water retention to such an extent that patients can suffer convulsions or go into comas. Other lung cancers seem to be secreting something that causes water retention but no known hormones are apparent.

In these cases, says NIH group, the tumor may be making a water retention hormone that is just

different enough from vasopressin to be missed by radioimmunoassays for these hormones. For example, they may make arginine vasotocin, which is the water-retention hormone of birds, fish, and lower animals.

They believe that hormones appeared in evolution before plants and animals diverged, it follows that plants and animals should make similar hormones. There are substances similar to neuropeptide hormones in plants. But there also are plant alkaloids, which do not have molecular structures at all like those of hormones, but which bind extremely well to animal hormone receptors. Some of these alkaloids, in fact, have a greater specificity for animal hormone receptors than the hormones themselves do. For example, the plant alkaloid muscarine or nicotine binds differently to the animal receptors for acetylcholine.

Plant alkaloids, when they bind to animal hormone receptors, can cause specific physiological effects.

The NIH group suggests that alkaloids evolved from peptide hormones and that some plants learned to markedly overproduce these alkaloids and to use them as insecticides. The alkaloids kill insects by blocking insect receptors.

"Clearly, the theory is at an early stage of organization so a lot of things will fit. We're at the stage now where the theory can encompass everything. Later, it will be more refined and more restrictive," the say.

— Adapted from Science, March 1982.

那骨感的小手

阿楚

'The mass of men live lives of quiet desperation'

—Thoreat

轉回到三樓內科病房，又看見了久違的小孩子，依舊在老地方一不，移了一張床的位置睡到近窗的地方去了。他也看到了我，活潑地跟我打招呼，跟床上那些重型玩具比較起來，他還是顯得那麼弱小，不過比起上一次看見他發熱發燒昏頭昏腦的景況要強得多了。他的家人定是很愛護他呢——最低限度，在物質上面而言，他們差不多已經把這位病床變成一個文娛中心——有嵌在一塊塊電視機和錄音機，電子遊戲機，書本和小擺設，和一些古怪又漂亮的花朵。全部堆在一塊，如寶藏一樣圍著小孩。

我開心地跑過去，爲的是高興見到了我的老朋友，心底裏卻擔心著不知道他究竟還要在這個地方耽到什麼時候，到那個時候又不知道要給這可惡的病折磨成什麼樣子呢。

無論如何，他張開那骨感的手掌來說我握手了——我們竟成了老伙伴了。小孩子因病而得來的怪怪的動作仍舊沒有弄好。那個從咽喉上小孔由氣管鑽出來的HISS HISS 聲音依然沒有除掉，加在他沙啞的聲音上，又帶回來那歇斯底里的感覺。

「怎麼樣了，細路？」我說。雖然我不知道他的年紀。這個實在也是我想知道的——但是他那四大頭，細小和稚氣的臉，卻是孩童的樣貌。不過我常常都害怕他實際的年紀要比這個樣貌所顯示的多出幾年，甚至十幾年；要知道常常有這一類病人，剛剛擠出了媽媽的

肚子，立刻就要給送到兒科病房去，年紀大了進專科病房，到老死了進法醫官的冷氣房子，樣子和身體仍舊都是孩子的形狀，因爲疾病完全剝奪了他們長大的權利；那麼他們那小天使的樣子其實就是病魔刻意雕刻而成的。

「什麼怎麼樣？」他嬉皮笑臉地回答，一邊在指着我袍子上的名牌，嘻嘻地得意著。

「我是說，還有沒有肺感染，咳嗽之類的病？」記得你上一次躺在牀上氣咻咻的疲態嗎？

「沒有呀，最近一HISS 一好好呀。」他還是自得地笑著躺到牀上去，立刻又坐直了身子，像怕我會跑掉一樣。
我沒有說太多的話——一方面是不知道跟他講什麼，而且也有那麼一點點的顧忌，假如和他搞得太「死黨」的話，而他不巧在將來出了什麼事，我想我會像泥一樣掉掉。

好了，終於在那一大堆的舊記錄裏找到了一張有關他個人紀錄的第一份資料，臍下別的都是化驗報告，愛克斯光，手術報告，進度表等等，差不多有一本珍寶型內科上著那樣厚。

原來他今年只有十二歲。剛好別人在進行如火如荼你死我活的學能測驗時候，這位小弟弟退了學，花所有時間和精神跟命運奮鬥。

「那麼你的爸媽是不是常常來看你？」我看著那床沿的小枱上放著許多飲料和小吃，都可以覺著他父母的溫暖。

「沒有。」他一邊說，一邊從床上笨拙地爬起來，用癱瘓的一邊身子拖拉著有點癱瘓的另一邊身子，再坐直了。「我的弟弟 HISS 他每天都有來探我。」

「什麼？」我有點愕然。「你的弟弟有多大？」

「比我一HISS 一少一歲。」

「十一歲？」

「有錯啦一HISS。」他再次躺下去，這一次沒有咗咗地笑，直躺著喘氣。

我看著他把那燭燈一般幼的手放到額頭上，不知道是歎氣還是喘氣一樣地深呼吸著。他的父母此刻定是在某個陰暗的工作角落裏吃力地工作著，也許還對他們的孩子有著些許憧憬，要不然他們是斷不會掙扎著生活下去的。此刻他們定是因著工作而沒法抽身，剛才他們定是搖了電話給最小的那個孩子，千叮萬囑他帶事先預備好的這個好吃那個好玩的東西給他在醫院的哥哥，出門的時候要關門，見了病房阿嬌要有禮貌諸如此類的說話。等一會到四時半那光景，他們將要厚着臉皮客氣氣地跟老闆糾纏一番，然後做母親的準時要衝回家裏弄點什麼好吃的帶來，做父親的已經忽忽的趕來，防著不讓最小的兒子到處亂鬧，也好看看那大兒子今天有沒有著了涼。他們在進來的時候已經過了探病的時間，所以又得向護士小姐們討眼色，偷偷溜進來，爭取這難得的機會來一

次團聚。

一切都像小說裏那樣美好，沒有水淹嬰兒、小女孩幹魚蛋妹那些混賬事情——這個受到懲罰的家庭是那樣恭敬地生活著多麼美好啊。我們自願自理藏在自己的思想里。好半晌他又一骨碌爬起來，抓著我，要我解釋那些在愛克斯光上那些折磨他這麼久的骨頭上底裂痕。

正當我被那上百張的照片搞得著了慌，學術，威嚴差點要抖下來的時候，他熟練的抽出其中一張，立刻又裁到床上去，大口大口地吸著空氣。我這才發覺他是不可以坐著太久的——他根本要半躺在牀上，才可以維持正常的呼吸。實在覺得很抱歉。

我拿著那一張像片，仔細地找了一會，終於在頸骨上找到了那一道差不多撕裂他的生命的裂痕，骨科醫生們放上去的鐵線像符咒一樣把那只惡毒的蛇緊緊地擁著，不讓他蔓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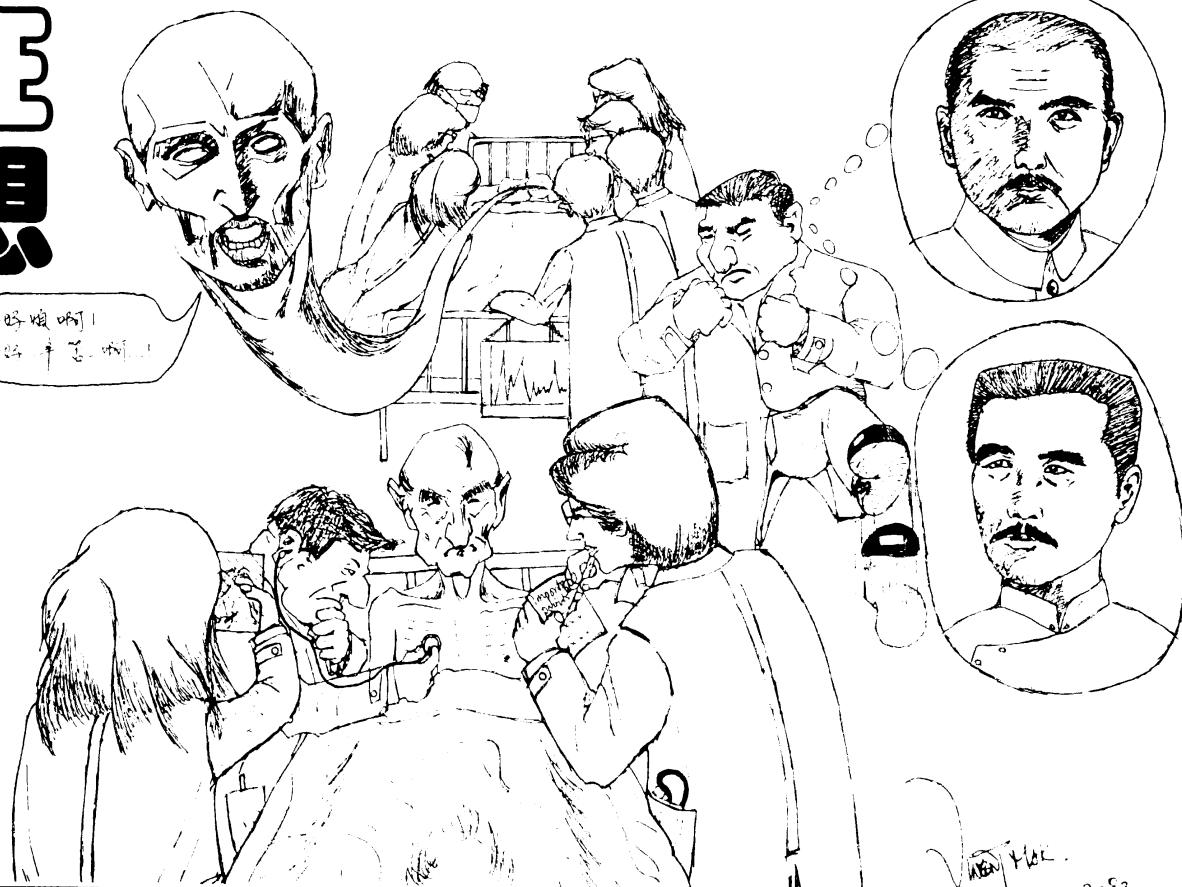
這他才滿足了大概因著他已經看到了自己病源而沾沾自喜著，大概他對每一個來看他的人都要展示這一幅圖片，把它看成一種儀式一樣；這倒也是生活中一種小小的勝利啊。像那在風中搖擺的蠟燭火光，總是有著它光彩的時候。

一忽兒護士們又到了，不知道要給他搞什麼檢驗，我趁著這機會跟他說了再見，急急地溜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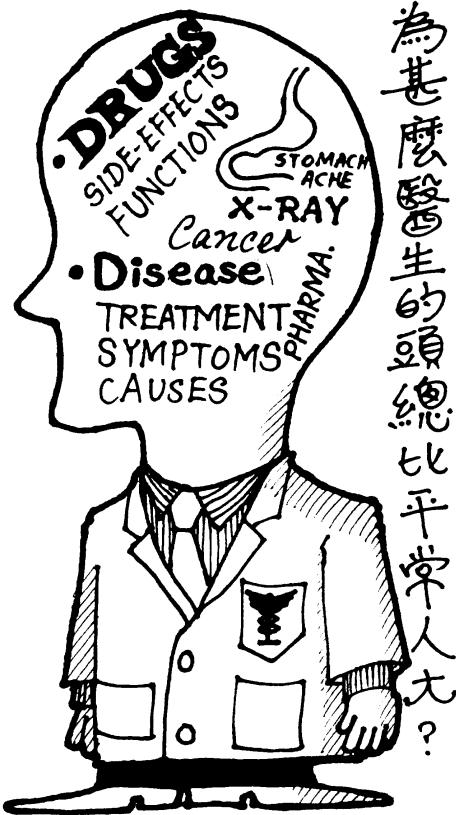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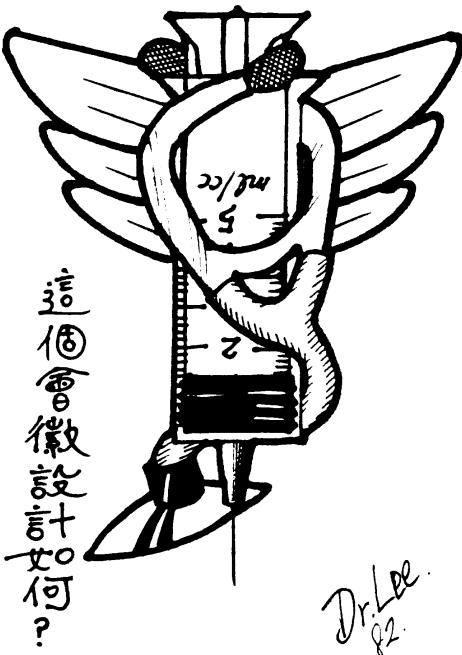


狂想

好煩啊！
好辛苦啊！



20-12-92



A Message from Our Honorary Advisor

IS MEDICINE A SCIENCE OR AN ART?

Prof R.T.T. Young

Department of Medicine

On 1st October 1887, 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was inaugurated in the City Hall in the presence of the Officer Administrating the Government, Major General Cameron and a large gathering of the Hong Kong Public. The inaugural address was given by the first dean, Dr. and later Sir Patrick Manson, after whom our Clinical Students Residence was named. At the first graduation ceremony in 1892, 2 Chinese students graduated, one being Dr. Sun Yat Sen who qualified with high distinction. The Hong Kong College of Medicine was the predecessor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was fully incorporated into the University as the Faculty of Medicine in 1915.

Thus in 1987, 5 years from now, the 150 or so students who joined the Faculty this year will graduate as Bachelor of Medicine and Bachelor of Surgery at the hundredth gradu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llege. It will then be a unique opportunity and an absolute necessity for us to reflect dispassionately on our achievements and failures in the past century, to analyse critically our program, structure and philosophy of the present and to plan soberly for the future, to search for the direction we should be heading and the developments we should take up to meet the changing needs of society and the challenge of modern medicine. This important task will be undertaken by the Faculty and the individual departments but I hope that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valuable contribution will also be forthcoming from the past and present student body of the Faculty.

Needless to say,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 today is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it was in 1887, although in the 19th century we already saw the emergence of big names in medicine such as Laennec, Addison, Graves', Bright, Charcot, Duchenne, Corrigan, Hodgkin, Parkinson, Paget among others and last but not least William Osler. By their astute and careful observation coupled with logical and analytical thinking, these physicians described the signs, syndromes and diseases with which their names are associated. The description of chronic adrenocortical insufficiency by Thomas Addison and that of typhoid fever by William Osler, to name but a few, have not been challenged to this day. One must remember that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tools' were very limited. Stethoscope, ophthalmoscope and sphygmomanometer were almost all that they had besides their own faculties. Even electrocardiography and radiology which are so commonplace today were not available. Now we have at our disposal the most sophisticated aids and machines, echocardiography, angiography, CAT scan, ERCP, radioisotope laboratory, electron microscopy, computer etc., etc. These new inventions have certainly added to the facts and figures that the already overworked medical students try to learn and remember. But one would hope that the benefit derived is worth their effort and that the present day doctors are more knowledgeable and better diagnosticians than their ancestors a century ago. But this is not necessarily so as illustrated by the following examples.

- (1) A 45 year old man was admitted into different hospitals on several occasions and was labelled as "malingering, psychonecrosis etc". He was moody, irritable and quarrelsome in the morning before breakfast. He was subsequently found to be suffering from insulinoma with fasting hypoglycaemia.
- (2) A 60 year old businessman developed swinging fever with general malaise and sweating while travelling in Russia. He returned to Hong Kong and underwent numerous investigations in hospital including blood cultures, immunology tests, X Rays, barium series, gall bladder series, lymphangiograms, abdominal CAT scan and therapeutic tests with antibiotics and anti-malaria drugs. He was then scheduled for laparotomy. One evening he was found to have a tender thyroid at the height of the fever. Subacute thyroiditis was subsequently confirmed and treated with a course of steroid.
- (3) A 30 year old man had weight loss and diarrhoea and consulted several doctors. Repeated stool cultures, barium meal and follow through and tests for malabsorption were all negative. He admitted to having a good appetite on direct questioning and examination showed an enlarged thyroid and sinus tachycardia. The diagnosis of thyrotoxicosis was subsequently confirmed by a raised serum T4 level.

In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when patients are admitted into hospital they have a sizable amount of blood taken for a whole battery of blood tests and undergo a number of "routine" radiological studies before they are interviewed by the "housestaff". In my opinion this is deplorable. Many of these "routine" tests are totally unnecessary and bear no relation whatsoever to the patient's illness. They not only add to the discomfort of the patient, the size of the medical bill and the workload of the laboratories, but they also teach the housestaff bad habits. I would not like to see my own students being subjected to this kind of thoughtless training. Please do not think for a moment that I advocate a return to the "good old days". When the doctor thought that he could make a diagnosis by talking to the patient, observing his appearance and feeling his pulse with 2 or 3 fingers. This is retrograde and unscientific and is very often only a guess work. However there is not substitute for taking a good history and carrying out a careful physical examination. Such basic approach will help us to avoid the mistakes made in the 3 instances cited above and to choose the most appropriate investigations required for diagnosis.

Medicine is neither a science nor an art alone. It is science and art complementing each other. By applying the time-honored art of careful observation, assess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acts observed and utilizing wisely the facilities that science provides us today, we will be able to give our best to the patients and who knows what new discoveries or progress this generation can make in the name of medicine and science.

望前路之漫漫

最後的一篇文章

啟思

幸行人足下留跡 念天地之悠悠 謝秋雁帶我訊息



小時候，從教課書裏知道雁鳥因氣候而遷徙，於是每到深秋的黃昏便守候在天台的欄杆，期望一睹牠們浩蕩的行旅。雖然一次又一次的空等待，但對於牠們的存在卻深信不疑。現在長大了，常識告訴我，在香港這個稠密地方是絕難找到雁兒們的影蹤，然而對於牠們的愛慕和渴望卻比兒時來得強烈。

則笑話。說完「笑話」後，朋友也放聲大笑，苦澀的笑容卻充滿自嘲和無奈——自嘲自己的「感性」，無奈國魂已死，沒人再喊一聲「咱們的中國」！

誠而在現今的環境裏，要求五四時期的愛國情操是不公平的，也不實際。況且經過學運火紅年代的洗禮，我們都學乖了，不再盲目；不再宗教式；不再感性地談「認中」。這是無可厚非的轉變，也表示我們思想更成熟、更開放。然而冷靜、理性的態度漸漸轉化為冷漠、曖昧，因缺乏鮮明的方向，連關社的活動也顯得遜色。

雖然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在維園高呼「矢志發奮不志民族苦難」。但談到九七問題上，我們只關心怎樣維持現狀——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從沒有就十億人口的利益上想過。中港似乎只有赤裸裸的利害關係。對於一般的大專學生，「桂林的山，漓江的水」再不代表祖國親切的笑容，而是廉價的渡假節目。

「阿……
歡歌莊嚴的歷程，
我們飛翔着把人字寫在天上；
阿！多麼美麗，
她是天地間最高尚的形象。
阿……
歡歌永恆的希望，
我們高唱著把人字寫在天上；
阿！多麼明亮！
她是銀河中最燦爛的星光。」

沒想到白樺在苦戀的開始，對「人」有着這般「永恒的希望」，但卻給讀者們一個異常悲觀的終結。「你愛你的國家，但國家愛你嗎？」在苦戀裏，星星的質詢雖辛辣無情，但卻遠不及在現實生活裏遇見的人所說的「國家對我沒有什麼好處，我為什麼要承擔國家的包袱？」來得尖刻、刺心。我們沒受過什麼失落、打擊，卻能說出比星星更「理智」的話來，實要居功於我們功利主義的教育。

一位任教初中中文的，朋友告訴我，一次她向一班中三的學生講述五四運動時，青年如何咬破指頭，用自己的鮮血寫成「還我青島」的檄文，然後整班大笑！她說從前當老師說到這一箇時，她們當學生的都顏色沉重，熱淚差點兒奪眶而出，沒想到今天，這令人熱血沸騰的一幕卻變成了一

「阿……
歡歌深沉的痛苦，
我們前進著把人字寫在天上，
阿！多麼輝煌，
她是宇宙間最堅強的形象。」

夠了、真夠了！在一年的編輯工作裡所得到的是什么呢？啟思还不是一份編委會的報紙嗎！如果說是同學們報紙，為什麼只有編委的稿件而鮮有同學的來稿呢？你的創作、你的見解、你的感受、你的批評、你的鼓勵，全都去了那兒？圓書館內的啟思投稿相還是經常的空着！

請放下你的創作、放下你的关怀。

「出一分力，發一分光」，誠意邀請你，我們期待着

啟思房

今期題要

寒假又到了，慣常的操作也在此刻停頓下來，一切都像靜止，進入了冬眠狀態。趁著這個醫學會慢下來的段落，我們不妨清醒一下頭腦，細心逐一回顧、評價各單位在以往一年內的工作，好得一些總結，好給我們留一點經驗。承接第五期，這一期的啟思繼續討論醫學會內各單位的問題，包括有專題版的幹事會、外務工作委員會、健康委員會、杏雨和校園版的醫學生節八二等。首先我們必須解釋我們做這個專題，目的不在於彈劾任何一單位，而是在於反影醫學會內現存的問題，好使搞活動的同學得以反省，得以進步；好使關心醫學會的同學能深入了解；好使對醫學會冷漠的同學能對他們的屬會有所掌握，俾能「檢討過去、展望將來」，為來年作出一個好準備。

校園版方面，內容比以往幾期都充實而生動，「老抽」同學的「TIG」能否以他簡潔的文筆帶你一起到星洲的TIG呢？關治邦同學的一聲吶喊又能否震動每一個參加TIG的港大運動員呢？當然少不了的是醫學生節八二的論戰。誠然，今年的醫學生節是比往年遜色，這例也不是什麼天大的問題，最可惜的是高低年級同學在醫學生節裏因一些小枝節而有所誤會，破壞了活動背後的意義。在文中不難看出同學們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以自我為中心為自己辯護，解說，向別人還擊、批評。這樣的態度啟思編委會絕不贊同，因為啟思是醫學生發表意見，講理由，說道理的地方，絕不是同學破口謾罵的舌戰場。

還好綜藝版在這劍拔弩張的氣氛下，給我們帶來一點清新劑，帶來一點人情味。郭祖熹同學和「中子彈」的遊記，清新雋永，令人趣味盎然，在輕快的調子底下，不時流露出他對祖國的熱愛和期望。「必」的失望，「必」的細訴，「廷」，你認為她就只是向你一人傾訴嗎？我想不是的。駱元也許累了，在這期後他便要和我們告別一段時間，我們在此衷心的感謝你，希望日後還能看到你的文章。醫學是不是祇是一門科學呢？楊紫芝教授的一篇來稿說明了醫學的藝術性，同學們您可有留意到？

來稿處理

編委會曾經就第五期和血書特輯中部份文章所引起的爭議，對來稿的態度和處理方法作出檢討。為了使同學們和編委會有共同的理解，我們有必要在此詳細說明。

首先啟思是醫學生的報紙，不是編委會壟斷的地方，園地是公開給同學發表意見，抒發感情，討論問題的地方。故此我辦報的原則是「只要與事實相符，意見盡可發表」。基於以上各點為基礎，我們有以下的做法：

(一) 同學來稿可用筆名或真實姓名刊出，用筆名並非表示不負責任，最後文責還是筆者自負。但在一些爭論性的問題上發表主觀的見解時，作者應盡可能以真實姓名見報。

(二) 諸君不可作人身攻擊，應就事論事。

(三) 啟思編委會對任何來稿都表示尊重，

在可能的情形下都希望盡量刊出，除非來稿內容太空泛或態度不誠懇。

(四) 對於一些主觀而片面的觀點，只要有理由作為支持，編委會仍然會考慮給其刊出。但與此同時編委會亦有責任去盡量搜集事情的其他方面和不同的見解，讓同學能有所警覺，從而作出獨立，批判的思考。

(五) 編委會在審核來稿時會以客觀的態度，考慮文中的論點、態度和最重要的是，文章所帶來的作用或影響。至於文內的字句運用，編委會不想作太大的干預，影響來稿的風格。

雖然說「道理越辯越明」，同學來稿時務須先留意自己的目的和態度。任何意見、任何批評務須以冷靜而誠懇的話語訴出，最好的是在批評之餘多提一點建設性意見。任何解釋，任何回應不應純是替自己辯護，更不應當是反罵對方的時機。假如不是的話，啟思難免成為同學開火的舌戰場，違反了我們辦報的原則。故此希望同學能

「多一點意見，多一點批評；

多一點誠意，多一點建議。」

全年的總結

第六期的啟思和同學見面後，今年的工作也算是完結了。要總結往年的工作，可從報紙的出版、編委會內部和投稿的情況三方面來看。

今年的六期啟思都會經過先後依期面世，總括來說，水準和份量也不太差，其中文章的內容確是有所參差的，但也不乏好文章。在專題方面，範圍是比較縮窄了一點，都是環繞校園和醫療界的問題取材。相信這只是一個過渡時期，我們會一步步紮穩根基，轉而多留意一下社會和家國的問題。校園和綜藝方面，質和量都相對的提高，尤其是對校園內的評論、報導都有所增加。血書特輯的推出也是為了強化啟思在提高同學關心校園這方面的工作。

由於今年編委會的規模比較小，主要的人力都放在報紙出版的工作上，專題、校園和一些印排的工作差不多動用了編委會的所有成員，故此編委會內部共同學習研討的機會比較小，甚至連文康活動也比較缺乏。很多時編委們剛完成了一期的工作，跟著的一期又要開始籌備了，在這種工作量底下，報紙到了年中便開始因循，沒有多大的轉變了。

至於投稿這個老問題，仍然是解決不了。稿件不足是一大問題，投稿只局限一小部份同學是第二大問題，雖然編委會幾曾努力，形形式式，以提高同學寫文投稿的興趣，但到頭來收效不大。這可苦了編委會，只得要自己埋首生產文章，更使編委會工作百上加斤。啟思也漸漸成為啟思編委會的報紙，同學們只是當為啟思的讀者，放棄了當為啟思主人翁的權利，這個主僕的關係，同學不彷彿想。其實來稿不足這個問題可反映到整個大學、整個學界，甚至社會的層面去。不關心環境，不積極自覺地討論和認識，不熱愛團體，不主動去維護團體的利益等都是目下的一種風氣，也是一個通病。

別了，朋友

八二年啟思編委會名單

| | |
|------|---|
| 名譽顧問 | 楊紫芝教授 |
| 總編輯 | 張寶賢 |
| 副編輯 | 莫鎮安 |
| | 梁展雲 |
| 執行編輯 | 鍾子光 郭昶熹 |
| | 吳炳榮 涂炳添 |
| 文書 | 吳鴻裕 |
| 財政 | 陳長華 |
| 總務 | 梁就茂 |
| 去屆代表 | 孫偉浩 |
| 編委 | 林禮根 袁兆燦 岑鳳廷 蕭健樂 黃美玲 袁淑芬 陳偉興 林淑儀 周雨發 林樹仁 鄭志堅 羅志恆 鄭煥明 陸常青 朱秀群 馬紹鈞 朱立新 吳兆強 許志雄 黃國輝 古樹榮 葉錦洪 林傳龍 姚寶發 林偉明 |

鳴謝 葛蘭素香港集團
學聯旅遊部